

事功

愧邾錄序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學官名於邾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閒壤地生齒廣輪眾寡亡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卽焉而遐哉邈乎之問乃及於我是何庸知維邾則異然謂吾之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百世之澤且幸至於今而未斬况夫統系之所接傳聞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余守則暴棄之辜其將何辭以



諉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關石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略之餘聖人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歷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後國有聳昭而不存乎其人焉可不可也

國朝受命

世有顯德

典章文物之盛跨王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而又禮掌於頌臺議參於儒館彌闕軼訂同異開承之以有位之文者俾

畢得以獻疑而粹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郟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問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郟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纒纒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郟未嘗以揜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強聒爲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龔媮益沓每視己爲不足進止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累加而曾不知所以爲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珂晚學具位於

朝又羣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杞之責而有晞







愧郊錄序終

愧郊錄目錄

卷第一十一則

祖宗徽稱

五字定制

崇政改諡

后諡因革

隆祐壽康宮

申福殿

永崇陵

追改陵名

郊廟之誅

號諡之異

宗室聯名

卷第二八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屬名制

宗廟舊諱

舊諱訓名

御名不聯字

淳熙南衙

孝明后制

宗族之別

聖旨教令之別

卷第三 六則

南北郊

思陵近諛

諸陵複名

館學輕重

階官避家諱

贈官迴避

卷第四 五則

先廟後郊

魚袋

服章入銜

執政階官封爵

尚書之名

卷第五 九則

永固更號

熙甯崇甯年號

泰安宮

五齊三酒

齊酒廢革

牲牢均胙

副本綠起

百官轉對

任子分授



卷第六十二則

寺監簿職守

牙魚不可服用

真徽沔三州

國名寓意

辛簡穆諡

修書恩數

閩中譌傳兆域

開元寺

紹興嘉泰二詞

北使借官

官年實年

仙釋異教之禁

卷第七二則

官品名意之譌

散階勳官寄

錄功臣檢校試銜

卷第八十則

年號閣名

陞建府鎮

昇定建府

鎮國封號

詞科宗室二制

中司論事

給舍論駁

帶節降麻

納節舊典

彭輅告詞

卷第九十則

禮殿坐像

作邑之制

歲降度牒

宣總公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支使

樞密稱呼

國忌日斷刑

官品不分別

金年號

塲屋編類之書

卷第十七則

人品明證

改易職事官名稱

李文簡奏藁

同一品

旌節

慈德宮

寺觀勅差住持

卷第十一 五則

制舉科目

追冊后

后陵名樂舞

上后諡官

告諡祖廟

卷第十二 七則

文武服帶之制

非宰執賜笏頭帶

開禧復泗州赦

宮禁進見

刊進書載表卷首

金銀牌

古今祠厲

卷第十三 十則

學海類編

卷

愧郊錄目錄

四

事力



指南記里鼓車

京師木工

國忌設齋

皇祐差牒

紹興儲議

遂國記誤

武定軍

金版

薦饗太廟

冷端甲

卷第十四 七則

九閣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

天章閣官名

數文閣

直省官

藩邸旌節

卷第十五 八則

外戚贈王爵

贈官不改國

銷小殿子

國初宮禁節料錢

赦宥之數

祖宗朝田米直

潛藩節鎮

官稱不避曹司



愧郊錄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鄰錄卷第一 十一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祖宗徽稱

國初 親廟諡皆二字 藝祖上賓李文正昉 上初諡以六字而後 列聖皆遵用之 大中祥符初符貺洊臻登封降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諡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謁 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爲十四字 五年十月戊午 聖祖降 延恩殿告以 長發之祥 閏月乙亥復加二字 親廟亦衍而四焉 祖宗既諡



仁皇以澶淵之功不著 詔益以武定爲八字始用  
天聖二年初郊奉冊因郊增諡蓋昉于此 慶歷七  
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爲不  
刊弗復可增益矣然 仁宗 英宗之諡增於 元豐  
六年屢郊之後 神宗之諡增於 紹聖二年大饗之  
餘 哲宗之諡增於 崇甯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  
制宜而初郊舉典禮猶未爲永制也 徽祖以 紹興  
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 諱問始至龍輻未還縣蕞廟  
補至十二年旣安禹穴之棲其冬 詔加諡明年正月

戊戌奉冊己亥 上親饗 太廟蓋清祐甯甯因山適  
畢遂躬款謁追用祥符典故固有不必要俟郊報者從變  
禮也 孝宗以後始定用升祔後遇郊卽前 詔議徽  
號 詔書若曰 某廟宜加上十字爲十六字如 祖  
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冊告本室而後行躬裸率以  
爲常至於今不廢乃若 僖祖以 熙甯王安石之議  
正東嚮 大觀之元遂有 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  
獻武睿和至孝之號媿之 親廟增者十二焉蓋一時  
之制也



皇清類編 卷一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閒有不盡然者不多見也 國朝初定藝祖謚止曰英武聖文神德 太宗謚止曰神功聖德文武皆未以孝爲號 祥符始增之自後 列聖稱天之誅必以百行之首薦於 鴻名蓋嘗攷之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而五自初謚中卽備其三曰文曰武曰孝 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 欽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

蓋張忠獻浚陳文正康伯當國 上議初非有他蓋用太平 淳化 乾興故事先摭 聖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歲 光考謚曰憲仁聖哲慈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則無不備者故 藝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 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 眞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仁宗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 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 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



學海類編 卷一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 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  
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 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  
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  
文順武聖哲慈孝 欽既止仍六字不復議增已秩宗  
因循之失猶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  
徽宗紹興十二年之增諡以權臣擅命輒於 徽稱  
有所抑揚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 體神  
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攷之 藝祖 眞

宗之諡初亦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  
敢以是而寓意於 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戶部尚書張  
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自以議 上而議文則檜之  
兄直學士院梓實爲之戊寅 詔檜撰冊文則冊文又  
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  
揆情訂迹何以慰 在天之靈乎 神宗初增諡曰紹  
天法古運德建功 哲宗曰顯德定功 崇甯三年  
詔定 神宗今諡 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

神宗爲二十字而 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蓋



蔡京當 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密雖非故事猶愈檜之無君云

### 崇政改諡

宗廟改諡冊告於禮爲重 祥符五年以 聖祖諱因增諡而易 藝祖睿文聖功二字實不得已耳 崇甯政和開始用 繼述友恭之論屢定 徽稱 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 祖宗者四字 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 章聖諡有 濮園諱 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 濮安懿王諱其在 眞

宗皇帝諡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 宗廟於體不得不然邪若 慶歷以來后諡或更蓋從 夫之義與此異也

### 后諡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 上 親廟諡 僖祖曰文獻

后曰文懿 順祖曰惠元 后曰惠明 翼祖曰簡恭

后曰簡穆 宣祖曰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竇儀所

定 帝 后率聯一字深得古意其後 杜太后上仙

先諡明憲繼改曰昭蓋亦配 帝以爲稱 大中祥符



增上 帝諡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聖二字於 后  
無所損益 列聖相循遂爲故事 太祖諡大孝  
后曰孝惠孝明孝章 太宗諡聖德 后曰淑德懿德  
明德元德 眞宗諡章聖 后曰章懷章穆章獻明肅  
章懿章惠 仁宗諡聖武 后曰慈聖光獻 英宗諡  
宣孝 后曰宣仁聖烈 神宗諡欽仁 后曰欽聖憲  
肅欽成欽慈 哲宗諡昭孝 后曰昭慈聖獻昭懷  
徽宗諡顯孝 后曰顯恭顯肅顯仁 欽宗諡仁孝  
后曰仁懷 高宗諡憲孝 后曰憲節憲聖 下闕

恭 紹興七年 祐陵復土始  
例從顯其中蓋亦混惠明諡明達明節又紊昭憲已改  
之稱云

隆祐壽康宮

元祐太后既正東朝 建炎元年八月有 詔以 尊  
稱犯 太后祖諱當以所居宮爲稱令學士院撰定遂  
建 隆祐宮 光宗內禪 紹熙五年七月 移御泰  
安旋以未至嘉美改稱 壽康宮而殿亦以此名 珂恭  
攷會要 元祐元年閏二月宰臣韓縝上表請太皇太



后宮殿名宮曰崇慶殿曰崇慶壽康皇太后宮殿名宮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 詔所請宜允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既雖又改宮曰慈德而前稱已播告著之 國史矣竊謂二名皆複於典故當易不疑特有司失於討論是以有如此如 宣仁上仙實在壽康殿當 光宗萬壽誼當避嫌 昭慈逮事 欽聖而 隆祐之號稱之九年至 紹聖元年閏四月戊子而後革 建中靖國追其尊欽慈之 詔猶曰隆祐深慈具存于遺訓則是婦姑同一名稱皆大不可者也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宮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高皇本命實 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賜名 珂按 京師有龍德宮乃 徽祖潛邸 宣和與 子之後 移御史是閒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 會要 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爲安奉龍輜之地 蓋不特複名之當易而已

永崇陵

光宗因山右丞相謝深甫請以永崇爲陵名詔從之 珂



嘗攷典故謂其失有四唐德宗稱崇陵雖無永字然終非令君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諫院呂誨言 潛邸興慶宮犯唐故號 詔改爲慶甯夫興慶佳名也明皇祖德宗有閒矣猶且不可况俱爲陵名乎其失一也元符三年三月丙申左僕射章享上哲宗陵名永泰詔恭依享初議永崇 中批以未至嘉美再上永章永慶上與 皇太后皆曰永慶佳旣而聞乃遼聖宗陵名遂復改凡三表乃定則永崇固 元符之所棄而復可用乎其失二也王明清揮塵錄載崇先寺有 眞皇館

御曰永崇按 會要實有是殿成於 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乃觀名上清之遺址明清已誤且 國朝故事殿號州縣鎮之犯 宗廟徽稱陵名例從改易蓋惡其複如 慶歷七年八月戊午改 文明殿爲紫宸 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改武定軍爲武康閏四月己卯改昭武軍爲甯武避 眞宗 宣祖諡 天聖七年九月辛未改永定軍爲永甯避 眞宗陵之類是也况 子孫因山之地 祖宗衣冠之御可以混而不別乎其失三也 紹興十三年二月己未朔有旨 徽宗永固陵名



委後省看詳既而許侍從擬定於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惟永祐不犯歷代陵名 詔恭依按晉書巨元僭楚追尊其父溫爲帝陵號永崇二字皆同正永固之比其失四也珂又攷 會要 紹聖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希言 神宗宣光殿與石虎之子韜所建堂同名 詔改曰顯承以是觀之不惟 崇陵之當易而 崇先館御亦不復可因仍矣秉禮者其尙攷之

追改陵名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 乾興元年七月 詔改

章聖陵名曰永定初丁謂爲山陵使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 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 宣祖陵上名安又不知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 翼祖陵曰靖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珂按 眞皇上仙開基因山者僅三耳歲時薦獻宮禁省謁禮官周視史牒書載耳目尙相接夫誰而不知正使不留意於典故亦不應若是 朝廷舉重禮當時所上者一字之名自東閣賓客縱不能爲之一閱史錄呼容臺一吏使供寫亦足優爲之何至或削或犯以



詒天下笑乎謂素號博學此顧甚易識是蓋絕不一講  
論而率然以應 上命也拯矯其爲欲增而易之易之  
之際亦復斬於故府之一問又墮舛誤再煩改更就使  
復定一名猶愈於 祖之以 孫屈也遂過不疑遂易  
先號夫豈甯神尊 祖之義乎一顧問之憚煩而成  
是紛紛後之議禮者可以監矣表之以識一時之巔末

郊廟之誄

中興而來請帝謚於郊議文必曰 某帝宣天錫之曰  
某謚皇帝廟號某宗請 后謚於廟議文必曰 某后

宜以 祖宗之命錫之曰某謚皇后苟非 母后則否  
惟以羣臣議進之內 詔曰恭依而已 珂按典故 嘉  
祐八年五月庚申有司將請 仁宗謚翰林學士王珪  
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 天子  
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  
于天然 乾興元年既定 眞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  
于圓丘史臣以爲 天子之稱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  
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  
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 詔命



學海類編 卷一  
庶僚不得參聞頗違 稱天之義臣奉 命撰 先帝  
尊謚欲望 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  
之議庶 先帝之 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 詔  
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 從之 元豐  
二年十一月丁丑有司將請 慈聖謚翰林學士章享  
奏竊稽典禮下不得誅上則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蓋  
非臣子之所敢專必將有所請謂若請之 太廟於禮  
爲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禮院言孝明皇后之喪百官  
書謚議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號謚之異闕



宗室聯名

遂時準大

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而共一名者又或與別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爲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殺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寢久流派愈遠譜籍漸無統紀除

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別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并以一字爲名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宮院將見今名犯尊長諱并字不相連及單名者竝令改撰仍從本司定取一相連字取名稍寬者關宗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貴稍得齊一從之於是聯名之制始定珂按三祖下宗支所聯字太祖曰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太宗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宣祖曰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當時雖先有之而非賜



名者猶混殺故申其禁令耳非肇始也 英 神近屬  
又爲之名如孝安居多自甫有卿茂中孫其字不一蓋  
繼別爲宗云承平時立保州位其聯名曰咸嘉文可修  
景遵端廣繼大者迺四親別族又不與 三祖也宗寺  
之請出於寺丞宋景年見周益公必大奏議

愧郊錄卷第一



愧鄰錄卷第二 八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近屬名制

國朝 宗屬本未定聯名之制 藝祖友悌因心凡  
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賜名授爵俱無等差  
熙陵繼序初更用元字以別大統自是而後 眞皇  
之子從衣於 藝祖魏王諸孫賜名惟字承字者不聯  
神廟之子從人於 英宗諸孫吳益二邸之賜名孝  
字者亦不聯 徽祖之子從木于 神祖諸孫吳楚二



學海類編 卷二  
邸之賜名有字者又不聯不惟不聯且無用一字者是  
皆親堂兄弟從姪以降從可知也 紹興乾道以來  
孝支三邸鼎立孫枝出閤始皆用一名 光宗 今上  
敬敘天彝務從其厚莊文魏王之後俱聯所從以示無  
閒萼樓環邸雍怡之風蓋視 藝祖爲有光矣然 宗  
廟至重貴於有別恩義之稱豈 聖心固自有所輕重  
歟

###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 廟諱 舊諱正字皆避之故 哲宗

孝宗之舊諱單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 欽宗舊  
諱二字一則從上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  
不疑又令之注文曰 舊諱內二字連用爲犯若文雖  
連而意不相屬者非故 太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之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令不許並用惟 孝宗舊諱  
從伯從玉從宗者今亦聯書自若甚至有以爲名者 珂  
竊謂 尊 祖事神固存終諱 祖宗酌禮用中單字  
則盡避二字則不連不簡不苛惟情之稱弗可改也欽  
皇祔清祐稱宗而 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 孝



廟初潛故名雖已賜更然上擬 英祖亦正同 濮邸  
故事 眞 神二廟初亦與宗籙聯稱既改復諱顧今  
獨不然皆非也 孝宗會要史牒皆不著初名殊不知  
英宗正史 實錄 會要蓋皆嘗書之遂使 舊諱  
罕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  
之失不既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錄載此諱於 紹興二  
年五月辛未明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他書  
則未之載也

### 舊諱訓名

太宗舊諱自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詔中  
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至 寶元  
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奏請母得連用  
眞宗舊名 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學士賈黯奏  
請母得連用 仁宗舊名自後遂著之文書令爲不刊  
之典 珂嘗攷今宗室訓名或犯舊諱私謂不安參稽典  
故則可疑者有三而大可據者有一 景祐四年正月  
十三日 詔自今宗室訓名令宗正寺與修玉牒官同  
議定勿得重疊夫重疊猶不可而可與 舊諱重乎一



皇朝類編 卷二  
可疑也 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  
平言 皇族賜名其屬絕無服而異字同音或上下一  
字同者請勿避 從之則是 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  
一字之同皆在當避之域曰同族且不可而况宗廟乎  
二可疑也 紹聖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  
奏請宗室賜名非袒免親本家命名於本祖下有服親  
雖音同字異竝避於本祖下無服親及別祖下有服親  
卽音同字異許用於別祖下無服親非連名卽雖本字  
亦許用 從之 舊諱則非正諱矣其視音同字異者

不猶重乎三可疑也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  
詔改含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 太宗舊名之上字  
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諱也自二年已 詔但禁連用  
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豈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  
書偶及者爲不同乎殿名猶易而屬籍下闕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天聖六年九月丙午  
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知制誥大雅初名侃以  
犯 眞宗舊諱 詔更之此乃灼然明據以此論之不  
特宗姓非所當爲庶姓士大夫或襲用之亦非也 會



慶爲孝宗誕節與殿名複出 哲宗神御殿名曰重光  
又自 慈聖后以來再以入廟號似違 祥符故事云

### 御名不聯字

熙陵卽祚之逾年二月庚子有 詔更 御名 制曰  
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  
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  
播告之旨也 珂按 太宗初諱上字與 藝祖聯稱  
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 太平興國  
初旣膺 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

甫四閱月復 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 詔書其實  
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眞宗本聯元  
字旣立爲 皇太子遂用單名而太支八主仍 舊字  
爲行不復改 仁皇在昇邸 英祖 濮藩名亦二字  
及正承祧之名則皆改焉 聖謨昭昭可攷而見眞宗  
之子周王祐本亦二名以避 聖祖諱而損其一因偏  
傍有衣字與 仁宗諱偶合元非初制如溫昌信欽四  
王皆 徽宗追賜名具載 國史 仁宗三王名皆躔  
日是爲 皇子儲王一賜卽爲單名之始然率緣殤折



非既長而竝命者 英宗又未及正東宮 神宗初與  
吳益二王竝賜名從頁及 治平不豫之際勿粹中無  
以故事建明乞更名者 熙 豐友愛天至遂因循不  
復議 元豐末命 哲宗自延安王主鬯時御名與  
神宗諸王皆聯人字遂 詔改今諱不復聯誠得 祖  
宗別微之本意 徽 高自藩邸入 登大寶誤循  
治平故事止仍舊名 欽宗雖久在震方亦嘗一再賜  
名然鄆寵方偪語諱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 宣和內  
禮敵師日侵亟決大議何暇它及 孝宗猶改之而後

升儲 乾道兩下 貳極之 詔皆仍舊名以播告  
今上承大統潛躍之名亦不復改雖曰 阜陵制義之  
重 聖心有所不欲更而尊 君之說則非矣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紀曰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  
皇太子判臨安府用 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  
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  
爲少尹餘判官用鄉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  
宣麻給告非待 儲貳之禮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



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爲重可以作則 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 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忘其名持 御封 御筆 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下闕當付有司施行竊恐 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 詔書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 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 呈如賜 俞允乞速 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 大廷惟此稀闊盛典適以史

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於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珂按 本朝親王爲南衙故實有四 建隆二年七月壬申 太宗以晉王爲開封尹同平章事 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爲開封尹 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爲開封尹兼侍中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 眞宗以壽王爲開封尹 東宮爲南衙故實有二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 眞宗以皇太子爲判開封府 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 欽宗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爲尹 東宮爲



判爲牧自有明據然則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  
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至  
于府寮之制 國初紀載雖簡初無異稱 雍熙陳王  
之命實以戶部郎中張去華爲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  
爲推官竝 召見就遷去華爲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  
大夫之制若相協要亦王府之制耳 至道升 儲有  
司又言 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卽書 皇  
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書 詔從之  
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爲參佐者在承平時著位尹蓋尹

正之常稱雖以 熙 定二陵在藩日常爲而使少尹  
權知府事然自 崇 觀以後例以除官且著令別設  
牧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略爲差降以 帝儲之  
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固不可 淳熙五年閏六月魏  
惠憲王愷以江陵尹進兼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別蓋如  
此雖內外有異而藩王猶可爲牧 東宮乃反爲尹此  
尤大不可者也若以 宣和舊典出於 內禮已定不  
欲循用別稱判爲宜若尹則無別矣

### 孝明后制



太祖實錄 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 皇后制曰朕受  
天景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  
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  
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于清廟  
咨爾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  
奇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列藩常觀內助奉晨昏  
而罔倦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  
輦衣未舉椒掖難虛既侔大妣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  
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內

朝樛木垂陰期于逮下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  
在旁思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  
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  
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珂按制詞中  
首稱咨爾實與冊文無異至入尾詞先書可立爲 皇  
后復申命戒始用 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  
同此蓋 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 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



姬縣主爲族姬珂按 本朝嬴姓而用姬爲稱雖 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復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

聲是非或者因熟語先後爲次蓋初不致考也

### 聖旨教令之別

國朝所司承 旨之別 乘輿稱聖旨 中宮稱教旨 儲闈稱令旨 天聖以後 母后或御東朝廷則稱聖旨否則稱教如初 孝皇初膺內禮 德壽方具慶務極尊密 太上皇后亦得稱聖旨 珂按秦漢而下天子稱制詔繼別爲敕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下雖郡守亦稱教無名爲旨者惟自魏晉而下乃有之然則承旨行事本取指撝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大事則有



制可宣布則有 詔書除授則有 敕命互見於用  
要不相揜而實非古制也晉書文帝紀司空鄭冲勸進  
九錫之文曰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則  
聖旨之名已見於魏矣詳其意趣特出一時之文若曰  
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非文書皆然以爲常式也唐  
尙書掌上逮下之制六無聖旨之名惟中書王言之制  
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與冊書制書慰勞  
發敕敕書敕牒殊祈不同則敕旨本以便事從簡其意  
灼然可見但當時未全稱聖旨耳如延英面對或稱進

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意今 奏劄猶襲用之

五代相承每事稱進止亦與此同一源委若中宮稱教  
儲闈稱令而繫以旨則史傳雜見未之考詳漢尊母  
后例得稱詔如薄后雖非稱制得詔有司追封竇后父  
爲安成侯是也齊梁以來或稱令蕭統文選所載任昉  
宣德皇后令是也唐尙書之制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  
曰教親王公主用之而不明著母后中宮之所稱其見  
於史者亦旁附隨事以立文而已且旨者一時之名而  
教令則典則之常也文選所載傅亮爲宋公作修張良



廟楚元王墓教之類前稱綱紀如詔書之前以門下爲稱也唐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右庶子畫日如制書之後有制可之畫也則此文書體式之當然而不可以繫旨以爲稱其理無疑還攷於唐則固常聯敕以爲稱矣以教以令上擬于敕則雖聯其何傷也然竟莫究其所以始惟高峻小史晉書王沈傳載沈爲豫州刺史下教求言主簿褚容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歡渚宮故事載晉羅友在桓溫府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坐敘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見鬼擲揄

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南史鮑泉傳梁元帝承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泉拂席坐以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則二字聯旨以稱殆習熟因簡便而遂以爲常耶然令體重也教體輕也漢侯王郡守之用唐尚書七等之別亦可稽矣以東朝而猶稱教則非所以致人主尊親之誠此孝宗之孝所以不能安也既詔太上皇后稱聖旨而胡忠簡銓在後省猶執不可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固嘗有



其辨其言深切著明而 聖意篤於奉 親竟弗之許也故近世 壽慈 壽康皆稽以爲據 珂嘗申攷 治平三年正月丁丑 濮議之詔 英皇嘗頒手札稱 慈聖光獻太后爲慈旨 紹興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 尙書權兼禮部尙書胡直孺等準 詔討論昭慈冊禮 其於 欽聖憲肅皇后 元符三年五月之詔亦止稱 慈旨此乃 本朝故事固不可不參著也 孝皇初 詔陳魯公康伯嘗乞以慈旨稱而 孝皇以爲輕此蓋 特制劉良李周翰注文選曰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諸

公王稱教令者命也教者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然則中宮亦當稱令云



愧郊錄卷第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郊錄卷第三 六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南北郊

洪文敏邁容齋四筆紀南北郊一事曰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 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 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各爲一說逮蘇文忠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  
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  
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  
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  
夏至祀地祇於方澤 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  
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  
千言 元符中又 詔議合祭論不一唯太常少卿宇  
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

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  
至之時皆有辨而不同夫祀者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  
通於虛必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  
於圓丘合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應而求高厚之來  
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珂按二  
郊重事也 中興後雖循合祭之制大槩不過三說一  
以 祖宗久行神靈之所顧歆 崇觀作新卒無福應  
一以經 元祐宗工鉅儒之論必不可破一以因時制  
宜難于頻舉重禮然以 珂攷之合祭之議謂之便今可



也謂之合古不可也分祭之議謂之合古可也謂之便  
今不可也二議自不相揜軾必欲兼取而合之此所以  
啓後日紛紛之論軾之自謂合於古者八而六議不與  
焉晚學蓋嘗竊疑之而不敢議也及博觀 紹聖閒諸  
公之所以藉口者則亦容有說矣謹參以臆說而著之  
虞書肆類禋望徧于羣神當時必不略地示之祀夫受  
禪大事也祇見之初固皆秩非常之禮如漢魏以後升  
燎而後卽位耳恐未可以爲比此一可疑也武王克商  
柴祭上帝望祭山川未嘗有南郊北郊之別夫告成亦

大事也且告非祭也如今之奏告 國有大事則告之  
固不容拘以二至而亦不容循以爲常也此二可疑也  
昊天有成命之詩歌天而不歌地使歌于北郊則未有  
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夫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其詩曰允猶翕河若以爲祭則必歌則海岳之祭將  
合於河乎天作之詩不言先公猶曰一廟也河海異地  
矣故或者以折陳詳道而張商英首言之 紹聖之初  
此三可疑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以爲郊之細魯  
猶及山川周獨不及嶽瀆乎嶽瀆苟得從祀地示固必



合祭矣夫說者言三望或以爲泰山河海又以爲淮河  
又以爲分野之星及山川固自不同禮三正記曰郊後  
必有三望先儒以爲助天布功是以祭天及之皆於郊  
之明日然春秋書猶以示譏若曰廢其大而祀其細則  
可譏耳望未嘗合於郊也蓋別祭也逆計以及魯之禮  
因魯以想周之制此四可疑也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  
謂始於王莽且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而廢夫書之  
紀虞周皆變禮也詩春秋之紀周魯皆疑辭也則謂不  
始於莽亦不過以十九章歌爲說耳漢禮視古多違要

未爲確此五可疑也光武親誅莽尙采元始故事八陛  
重壇皆南鄉西上見於建武之制夫漢世郊禮駁矣五  
時待我而具高祖未嘗不因秦渭陽五帝之廟汶上明  
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睢后土至孝武而始舉其制  
如圓丘之類亦不經漢下祭地示者六葉康衡改郊位  
隨輒罷去終西漢之世事地甚略光武草創之爲亦姑  
謂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因秦而已中原之定七郊  
仍別有方澤恐未可據此六可疑也水經注伊水東北  
魏有圓丘準漢曰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夫漢已不足法



而魏可因乎此七可疑也唐天寶元年敕皇地示宜如南郊合祭以後皆合于園丘夫天寶之時視漢魏益邈矣且元豐之詔固欲盡剗近代之陋而一還成周之典今以是爲證果足以厭議者之心乎此八可疑也夫撫其合者入而皆不免於疑固將又求其所以合則益趨於滕口矣昌齡之議截截明辨如白黑一二之不可易是矣抑不知軾之已出於此也軾之言曰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

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日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竝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天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



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歲相承唯用是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又發其意於議中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故繁文有不能省珂謂止常禮大禮二字自足以爲不可破之論止不必區區求合以啓多言今世之郊士大夫識周禮者皆能心非之特壓以軾之

重望而重以元祐諸公之公言蓋謂昌齡名頗不著紹聖以後爲是紛紛者卒不可從故雖邁著書亦兩存其說俱謂至當而軾之所謂合古者僅寘之不辨而已爾不然夫豈不知昌齡之非軾倫擬也耶珂嘗妄欲剽取軾之說而附益之曰類禋柴望雖曰因事而見然虞周以躬事爲常祀而以禮告爲大祀今將以分祭爲常祀而以合祭爲大祀斯可矣唐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合



食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大祭非常禮也褚無量  
郭山惲皆以曾言爲然今亦將以分祭爲郊而以合祭  
爲禘斯可矣明皇天寶之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  
不親祭禮將有闕始用合祭於是唐世皆遵行之今又  
將以分祭爲攝事以合祭爲親祠斯可矣蓋是三者凡  
以爲二字之異而辨之者也周禮一歲祀天者三明堂  
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凡此  
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  
五祀及羣小祭之類亦皆親祭夫天地異位禮樂異數

不可同固也五方異尚流峙異形陰陽異宜昏明異用  
其不可同致均也今六變致神之樂同而用之何也六  
冕有別王祀皆親隆殺雖殊親見則一故社稷最貴雖  
賞刑必受命嶽瀆至重雖封建不以封其不可攝事均  
也今列壇從祀之禮分而獻之何也拜日東郊揖月西  
望迎氣以應合蜡以成以時感神因地致敬其不可合  
處均也今圓丘一方之地合而饗之何也是三者凡以  
爲二說之異而合之者也訂而考之固將知所處矣夫  
分郊而祀從祀亦宜分之也日月星辰合于天日春月



秋可以盡格於冬至乎四嶽海瀆合於地岱東華西可以盡致于北郊乎合於南郊非古也猶曰來享者屈於天之尊也格於禮之大也分而不能盡合於古又不能盡格於神則亦無說矣故必欲分南北郊者非盡罷從祀則不可分從祀之禮非天子能親徧羣祀則不容罷親徧羣祀非盡用周之禮樂則不如不徧盡用周之禮樂非能封建如周使諸侯分治其國而王朝之事日簡一日惟專意於祭則不能盡用嗚呼亦難矣當時曾肇謂祭者順陰陽之性或燔或瘞或沈或埋今于地

示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于時以此事地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爲親見地示之實此臣所未諭其論甚美然不知歲固有祀矣祀固因其方用其時行其禮樂矣特此爲大祀虞周之曰禋曰禋曰柴曰望果皆合其方用其類而用其時乎此可謂因革之辨而不足爲二說之折衷明矣又按分祭之議肇於元豐三年詳定禮文之所言五月甲子陳襄初請親祀之歲夏冬疊舉二祀李清臣請用後漢五位之制親祀之歲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止以一時王存請以孟



冬純陰之月陸佃請用魯三望之制卽圓丘之北別祀地示張璪請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又 詔更加講求明年四月己巳李清臣黃顏王仲修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甫張璪陸佃皆列名 上議惟陳薦援成命之詩媪神竝況之章以爲不始王莽乞姑仍舊曾肇請損儀衛之虛文以就躬事地示之實是日遂下 詔親祠如南郊如不 親祠上公攝事仍別修定攝事儀制六年五月甲申禮部太常寺上 親祠及攝事者儀以獻詔行之時猶未敢以躬祭爲必行也七月庚申

築方丘是年十一月丙午冬祀遂不復設地示位 元祐初政兩行大饗七年三月始議復合九月戊子 上議戊戌 詔以初見于郊姑設地示位竣事復議十一月癸巳郊八年二月壬申軾議始 上四月丁巳遂詔罷集仍用合祭 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 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 詔送禮部二年正月辛亥又 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爲全非也三年正月戊午遂 詔閒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至 政



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蓋三十二年之中大典  
凡三變而地示僅 元祐一祭而已雖 哲徽堅主其  
議亦十九年而乃得行其難如此又按 元祐之議主  
合祭者呂大防蘇頌蘇轍鄭雍蘇軾顧臨范祖禹錢勰  
李之純蔣之奇喬執中吳立禮張璪王欽臣主分祭者  
范百祿范純禮彭汝礪范子奇曾肇王覲豐稷韓宗道  
劉安世孔武仲陳軒盛陶字文昌齡楊畏董敦逸黃慶  
基虞策孫路歐陽棐韓洽朱彥宋景年閻木村純而欽  
臣則僅乞以初見天地竝祭以謝不況純又主苑中燿

火望祠之議者也武仲議亦稍異 紹聖之議主合祭  
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  
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  
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黃裳盛陶  
虞策稷楫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定裳陶策則遷就十月  
神州之祭者也其說皆具是矣軾又以丁未祀周廟爲  
先廟後郊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爲常爾至如力奏乞集  
議之日互相詰難以盡眾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自  
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



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撼時論必以爲稱首亦有以啓之歟要知議禮大事不可以不詳且謹云

### 思陵近誤

金人雍立追葬東昏王亶正其廟諡珂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所下改寔之詔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卽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又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旣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

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諡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卽阿骨打文烈卽吳乞買廟號太祖太宗名閔與晟者也亶故名喝囉又名曷刺馬父曰聖果又曰室曷名宗悛亶以梁王爲按班諳版忒極列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爲天會之



十三年弒於 紹興十九年爲皇統之九年 壬戌之盟實與 高皇定和好爲與國而 淳熙因山之始大臣失于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叱奴同日而語閔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 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尙無嫌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 順祖曰康 翼祖曰靖 宣祖曰安  
太祖曰昌 眞宗曰定 仁宗曰昭 哲宗曰泰 欽  
宗曰獻實犯後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

僞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僖宗漢  
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  
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宗僞南漢中宗元魏宣武  
順于后唐元宗高祖已用之名 靖 定二號凡再改  
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爲尤甚 思 崇已出前記自  
眞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同紀錄猶異若 三祖迺  
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爲一不可別矣南齊宣帝  
後梁敬祖之爲安魏于后之爲泰 闕 太祖之爲康亦皆  
聯永字云



館學輕重

王明清揮麈錄曰政和中 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  
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  
朝廷許之 靖康初除去 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  
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閒  
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  
檜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 攢官先入 朝然  
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  
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 奏入卽可尋又降 旨自此

武臣帥守竝免入銜行之至今珂按日歷 紹興二十  
七年二月壬子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  
月忠厚薨竊謂館學皆清選况內外異宜因創殊制辭  
受之際要未知所輕重也 中興初忠厚嘗班延閣繼  
又歷宥府固不顧以肺腑進豈前日之不受專以檜忌  
故耶 南渡開壁府惟秦熺以恩澤侯始居此官蓋亦  
祖 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兼領之制忠厚繼之後  
不復除授 慶元丙辰詞科始以命題試者多忽不考  
是歲無合格者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攷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爲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當

是時詔從之繼參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也朝論皆以李爲得體然銓法迄今亦遂莫之改也

贈官迴避

避諱之制雖見於令甲而贈官告第階稱或所犯司封乃無明文珂在政府嘗訪其事於天官竟無曉者後閱洪文敏邁容齋三筆紀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諸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



學海類編  
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  
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名爲諫議大夫決不可行遂止按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錫告榮先焚黃邱壘爲人  
子之榮也而顧犯其所諱不安孰大焉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 朝廷之著位以一人之私而易之亦非也况綸  
告之中固書所贈官之姓名而今世士大夫仕於 朝  
者亦未嘗自避其名推此言之雖無避可也其或祖名  
某而贈父官稱實犯之使父而在猶將避而不敢當如  
此雖贈以次官亦可也臆度如此未知其當與否更俟

博識



愧郊錄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郊錄卷第四 五則

先廟後郊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 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 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 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 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



伏聞止罷 景靈宮諸處朝謁而 天興殿及 太廟  
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 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  
重乎饗帝臣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閒先  
饗 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  
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  
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  
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  
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  
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 今陛下致齋

三日其一日於 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  
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  
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  
之齋如此其謹也 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  
爾其之 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  
之一日之齋尙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  
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 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  
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 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  
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 昭



事之意也今 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徧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 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 七世聖神儼在清廟 朝廷不特講歲時親

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 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或 車駕必欲至 太廟卽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 天興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 朝旨俟禮畢而 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 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 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饗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 廟享之時則罷 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



致齋乞於 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 祀天饗 親  
兩得其當矣 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  
爲周禮而 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  
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  
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  
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 珂謂升  
卿之論 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  
也行 廟享之時則罷 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  
享旣與 景靈迭用且致齋 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

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  
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 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  
嘉祐之行 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  
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 恭謝於 大慶後乎七  
年 大享于 明堂則四年之 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  
卿言是以常禮享 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  
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  
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  
舍升卿之說則 太廟 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



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 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 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逾尊不可也苟廢也則 原廟 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于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所統矣

###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 熙陵既卒武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章服稽古以爲後則 雍熙元年十二月

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 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 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 珂嘗以歐陽文忠修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雖詳勅革然其所以勅者抑寓他說殆非 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爲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



以爲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攷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爲褻飾纔正亡歿便卽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褻飾恐不專以防詐僞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亦載此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

賜與分別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都督刺史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益驗褻飾之說爲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



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至元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爲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卽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爲外飾蘇民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

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竝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益驗褒飾之說爲不誣而防詐之制爲已變也假紫假緋



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久視而  
用以假紫假緋而無閒內外品秩者蓋至于景雲而後  
定新史分品賜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開朝  
野僉載有曰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紛  
幌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眾鯉疆之兆也至天后朝  
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爲飾竊疑魚袋之始意  
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及攷雜  
傳記見唐李淳風讖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爲唐  
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

得喫號赤鰓公賣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  
后以元武爲龜故改龜佩粹此數說始信所疑爲有據  
依新史又載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  
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畱守折衝府捉  
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宮殿  
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  
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  
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  
袋顛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



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一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甯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菟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菟符爲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爲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爲飾至唐用識正指此以神

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爲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僞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爲寵章金銀之飾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爲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初制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敕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珂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敕承



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  
勅收取郎將以上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  
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  
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竝委  
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與職林參見也馬  
永卿懶真子錄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  
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  
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爲非古制要亦未  
詳攷其由云

### 服章入銜

今之 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  
曰賜緋魚袋其爲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  
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  
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  
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之制  
本朝 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  
會要 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尙書兵部侍郎王詔  
奏今監司守倅等竝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卽是有服



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竝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侯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誥敕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迺循誤例名實有無於

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敕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青易六曹尚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政雖久次階亦止金紫爵不遇開國蓋祖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閒如李至之類亦僅寵以節鉞無爲僕射者夏竦徹國非端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爲樞密使而後得之故元豐稽以爲比所以辨等衰重名器也然在昔時侍從官



得至吏部尚書實今金紫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 紹興以來惟梁揚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爲重專待執政從橐至光祿者已絕少不復可以序進何元樞澹去 國及今十五年不改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敏樞以宣奉上課皆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敘封而後得之文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珂嘗攷之 徽宗詔旨 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進知樞密院事鄧洵武爲少保依前知樞密院 詔以武首議 紹述故錄其功也既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

月癸丑 御筆恩數竝依宰臣例乃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且其爲賜位時元未有此 旨是執政階官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 元豐改制不置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 珂又按蔡元道官制舊典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 詔竝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則是 政 宣閒雖時有侵紊尙能申儆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乃自殿學士由節鉞進序儀同遂班孤棘它日領宥府蓋已在爲傳之後而



紹興閒秦檜以舐犢之愛其子熺自知院引嫌罷纔降恩數比宰相之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國公其躡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爲蕩滅典法餘燄至今尙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勝仲以左宣奉謝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爲散執官金紫至太中爲侍從官予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至殆不可曉珂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大學士至諸閣待制爲待從官而世未有以舊橐除大觀文者泥文捐實固不得輕議聖制也

### 尙書之名

今世爲尙書者尙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尙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元云若今尙書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漢初有尙冠尙衣尙食尙浴尙席尙書謂之六尙戰國時已有尙冠尙衣之屬矣秦時有尙書令尙書僕射尙書丞然則尙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旣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



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尙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繇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尙今內省品秩猶有尙宮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愧郊錄卷第四



愧郊錄卷第五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 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惟張澄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微意而王明清揮麈錄乃自以爲其父所建明明清之言曰紹興戊午 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吐奴皇后實名矣不可犯且吐奴外國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珂按吐奴后本非北齊乃



宇文周也其謚曰文宣明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謚號偶合而誤記耳邈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蓋在吐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證其誤又可見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 詔於 西京修奉 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 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不肯自以爲誤姑以 攢宮非久固之地而易之味澄之 奏則檜密諭之旨不言而知矣今 中都吳山城隍廟額亦曰永固雖陵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尙未有議之者焉

### 熙甯崇甯年號

神宗初卽位逾年改元 熙甯盡十年而改 徽宗初改元逾年又改 崇甯盡五年而改 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妤太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甯太祖文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崇甯 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蓋以稱謂之重複耳復猶不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 國者其不審亦甚矣

### 泰安宮



學海類編 卷五  
紹興甲寅 光堯既堅與 子之斷 移御泰安宮既  
而 聖躬猶未清安朝議請易宮名爲壽康以覲導迎  
箕疇之福壽康復名 珂固前記之矣嘗再考南齊書太  
祖高皇帝實葬泰安陵二字皆同則瞭然知其非所宜  
稱也一時降 詔定名之際詞亦失於考閱云

### 五齊三酒

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  
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  
醞耳聞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賓杯勺

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  
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  
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  
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  
鑑長編 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  
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  
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 陛下崇祀之意近於  
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  
酒其齊多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而



浮蟻湧于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  
取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  
既取醅芽置筭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  
豈其所謂盞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  
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  
撥開醅而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耶今 朝廷  
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逾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  
也 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  
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

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  
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盞齊沈酌依經傳則  
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盞齊緹齊沈齊則  
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  
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  
望 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  
乞自今年 郊廟共奉 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  
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  
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 慶歷後乎 大觀



皆經講明具可後記 彌文禮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  
特 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 祖宗  
愍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 齊酒廢革

齊酒之用於 祖宗朝者無所名見五季因陋未皇禮  
文無可攷者可按 國朝會要 慶歷元年十月十五  
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 郊廟所陳罇罍之數皆準  
古而不實以五齊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  
看器其 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

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福餘皆空器按  
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爲上實以  
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壺樽次  
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爲上實以  
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  
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五方北極天皇  
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  
河漢象樽實以醴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脣樽並  
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



清酒眾星散樽實以旨酒皆加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  
甸室設罍彝黃彝著樽衍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  
鬯著樽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  
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  
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卽非難得之物將來  
郊廟祭饗宜 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罍仍 命  
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未能猝  
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此 郊廟  
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罍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

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  
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  
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  
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竝以井水代之  
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  
神位竝用舊升數實諸樽罍配以明水明酒 從之既  
從其請則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知其法矣  
此 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 元豐  
元年七月二日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



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新作者卽今卒造之酒昔酒久甞方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尙未備五齊固可從而不知公弼之奏以後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

嘉問 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五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嘉問旣奏 神宗親批其後有於理無害之語而 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古者祭祀設五齊三酒酒正之法式不傳於後而先儒特以當時名物所有而言之 國朝祀儀雖有齊酒之名而以法酒代之 康定 元豐皆嘗討論以爲非是欲望明詔有司依仿古法造五齊三酒祭則供之自太尊以下至於壺尊泛齊以下至於清酒各以其序實之庶合古法 從之則 元豐之後又曾經廢革詳考 御



批既謂似有理趣又謂就且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  
未用耶然 大觀之從必當見於用周禮注疏可覆非  
世下闕

牲牢均胙闕



副本緣起

罷免忠彥得

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具劄子避位後二日押入起居 奏事罷復上馬還觀音院五月庚申忠彥遂以大觀文罷知大名府則布之罷後忠彥兩閱月材能甫

之所由遂爲事始矣然忠彥之得狀有似李邦直之語  
遡而考之清臣之去在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癸巳時  
自門下侍郎罷爲大資政亦知大名李文簡燾通鑑長  
編曰先是曾布獨對 上諭布人物有可 詔對者但  
奏取來便當 批付閣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燾白時  
中四人名聞 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布門下士清臣  
密啓 上謂燾防等爲四察八偵旣而對眾顯白四察  
八偵不可爲言事官 上色變眾莫曉其語 上以諭  
蔣之奇章棨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布知且



日清臣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告之仍令轉達  
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布留身謝 上諭以察偵  
之語且言所謂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  
黨類此等人皆知順 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也若  
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之人必不  
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 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  
補之等何能爲清臣在政府則爲害政矣 上曰彭汝  
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  
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昨者 聖諭

令彭汝霖召吳則禮諭 聖意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  
汝霖所今既被 旨容臣更展轉道達次 上知布之  
未奉 詔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 諭汝霖汝霖遂草  
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  
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必能自請而安  
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錄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  
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 奏事畢清臣  
留身請去遂出居僧舍 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  
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時嘗白



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言者所迫如蒙遣使 宣召臣  
更不敢違 聖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 諭  
之奇及竅大笑之及再入劄 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則  
又先忠彥七閱月詳味初意 徽祖正以體貌輔臣務  
全去就而爲是委曲斯古所謂進以禮而退以道者大  
昌博極羣書自 元符至 靖國止一年八閱月偶不  
下考此數時事耳明清所錄近出 紹興甲寅歲大昌  
先進固當不見其書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轉對

今在 京職事官轉對始於唐 藝祖草昧首嚴斯制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 御札曰應在 朝文班朝臣  
及翰林學士等 朕自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  
漸偃欲華夏之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今後每遇  
內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  
明舉 朝廷急務其閒或有刑獄冤濫或是百姓疾苦  
並可採訪聞 奏凡關利病得以極言 朕當擇善而  
行無以逆鱗爲懼如有事干要切卽許非時上章不必  
須俟輪次亦不得收拾閒慢之事應副 詔旨仍須直



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卿等或累朝舊德或閒代英材  
當思陳力事 君豈得緘言食祿竝裨闕政用副旁求  
珂按唐興元元年九月之詔惟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  
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而已迄今猶然未聞許之  
以指陳刑獄冤濫採訪百姓疾苦也指獄事則必有主  
名言百姓則亦關長吏是凡百司皆許之以獻出位之  
言如臺諫之職矣以一世之賢僅得三五人以任言責  
猶足以達下情開公道况夫人皆得借玉階方寸之地  
天下事甯復有壅蔽者乎大哉 聖謨真足以爲萬世

### 無窮之法

#### 任子分受

舊制任子許分貶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  
復然珂嘗攷續會要 熙甯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州  
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熙  
恭二人近下班行內安排 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  
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 上以一子官 朝廷之特恩  
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 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  
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



知此故事者

愧郊錄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邨錄卷第六 十二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寺監簿職守

南渡而後官失其守凡寺監主簿率多預尾書與承廨  
行珂爲扈簿日固竊疑所職有常非可越俎盡削文移  
之繫銜者如故事獨本寺常程文書猶閒占位涉筆先  
夫人一日見吏呈牘謂珂曰簿不預政此 元豐令文  
也當謹視官制珂唯謝退而卻之吏皆拱手不敢去固  
卻乃從殊費頰舌後閱洪文敏邁容齋四筆有曰自



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鈎考簿書爲職  
它不得預 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  
寺事非 先帝意也請如 元豐詔書如 玉牒修書  
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 紹興中太府  
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  
一切與丞等今百司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珂  
再攷典故 元豐六年七月庚申 詔寺監主簿止是  
專掌簿書其公事自當丞以下通議施行今取問寺監  
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丞長貳正主簿八員衛

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  
者丞主簿四員少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  
丞主簿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三員軍器監少監丞主簿  
四員內長貳主簿可竝降一官正丞竝展磨勘二年各  
不以去官原則初制信必之嚴蓋如此 會要亦具書  
禁令顧今上下習故爲常比比皆是反於其職所謂簿  
書迺無一可攷是亦重可興嘆也若平日扈寺文移簿  
固預書而申省與部獨不列簿銜蓋舊制僅存者似頗  
與邁所見異當時或見諸它官府云



牙魚不可服用

近世中都闐塵鬻冠飾者率爲物象螭一角而兩足鳥翼而鴟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珂按典故元祐二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等言奉 詔參考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節序卽請損 皇后三分之一 詔依所定內冠朵用牙魚當時詳定者韓儀公忠彥歐陽棐與焉二公墓誌可攷方 泰陵嗣服 欽成以 堯母之貴春秋之誼當極尊密徒以 宣仁 欽聖萬壽故小誣其禮則其

爲后服亦逼矣今世恬不以爲怪何耶

真徽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 詔升建安軍爲真州 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爲徽州 開禧三年四月改興州爲沔州六月改順正縣爲略陽縣珂按三州皆複名真州在唐號昭德郡天寶五載分臨翼郡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在唐號利州武德四年置正觀十一年改州名徽州在唐號漢陽縣武德四年分沔陽郡置州建中二年廢爲縣四年復州名寶歷二年又廢夫真州隸劍南道



西南之陲也今復其名於淮南徽州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用其名于江東沔州隸江南道沔水之衝也今徙其名於關外取儀真以稱蓋以範鎔 三祖玉皇之像而表其瑞反累之僻陋之故名易徽美之號蓋以翦滅方臘篁竹之妖而示其革反同之椎髻之巢穴撫谷水之源蓋以蕩滌逆曦洿瀦之跡而大其戒乃紊之下流之別邑數百載而下方履之士尙論職方名混而訛地隨以異焉知其無千里之謬乎順政本漢沮縣地攷之寰宇記後魏太武帝嘗到此僑立略陽郡耳今遂卽

僑寓之名以名縣尤爲失實其初更定稱謂要皆未嘗旁攷也州名之所在珂蓋卽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劉昫舊唐史歐陽文忠修新唐史參書之真州之置惟元和圖志以爲直州縣名真符亦謂之直符徽州在新唐史又以爲徽州且號西利沔州在寰宇記先紀隋大業初嘗建州蓋以沔水爲名尋改沔陽郡武德平朱粲分郡置州天寶初爲郡太和二年四月廢以其地入鄂州四年又置後復廢入鄂周顯德中置爲漢陽軍舊唐史紀廢郡又以爲太和七年皆差齟不



齊餘各互是桑欽水經載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又注曰沔水亦名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  
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東  
南流入沮縣會於沔則又今改沔州名之所據 珂攷真  
州本以真符縣得名今洋州自有真符乃天寶八載開  
清水谷路復置又因鑿山得玉冊更名隸京兆府真之  
真符雖複天下縣邑乃多有之節度使章仇兼瓊之置  
初爲直符營在天寶三年後以節度使郭虛己之奏置  
郡在五年乾元乃因營名而名州自營而名縣自縣而

名州雖其理近似然所出處凡四而三謂之真惟元和  
圖志異焉安知其不訛而爲直也洋名之複蓋因事起  
義且在此年後不足以爲惑徽字易訛郡非 中國者  
名不常見故或有舛西利蓋猶利也唐山南道已有利  
州其名西利無疑沔稱隋建固非其地本漢陽縣又與  
沔陽郡異謂之析郡之縣以置州則可謂之因郡以易  
名則非也且徽州之名自 崇甯二年正月始 詔廢  
爲蒔竹縣至 宣和而遽徙其名於它地則尤不可它  
如此比者尙不一更有竣於詳攷焉



國名寓意

漢制封侯國雖以鄉邑之名爲稱閒有寓媿惡於其閒如羹頡不義折姦富民冠軍之號猶存褒貶攷之寶憲傳注冠軍國仍是國名它可知已 本朝司封之典大國次國小國名有定數著之令式不容創固無復此意可嘗攷 中興會要張忠獻浚以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封和國公三十二年六月改封於魏史文惠浩言行錄有曰秦檜既定和議特國浚於和及 孝宗卽位欲任以恢復乃改國魏然則聖意固示之矣若和則檜志而

張忠獻實嘗力爭焉乃以名其國豈固欲反其所言耶近歲大臣有請致仕而盍徹國者詞臣偶進擬珍國議者謂若有所風其家 上言卒改成國蓋亦寓意於名者云

辛簡穆諡

辛參政次膺諡簡穆 珂按 國朝典故 皇祐三年九月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謂臣下不當與 僖祖同諡遂改焉是月丙子遂改太子太師諡文獻



王溥爲文康司空致仕謚文憲章得象爲文簡蓋溥同  
僖祖得象同周公亦以洙言也 翼祖后之謚曰簡  
穆在 累朝無敢用之者容臺訂議考功覆按得不考  
洙之所言乎或謂 翼祖乃祧廟按洙之言周公且不  
可雖祧猶祖也其復何疑次膺以元老參預其賜謚當  
在 乾道 淳熙閒是時 光堯萬壽 翼祖雖祧猶  
爲九室之內尤不可以此藉口也

### 修書恩數

崇 觀以來 文治日興三館史局修書每成關 乙

覽輒有醜賞蔡京當 國全有修書已竟分爲五六進  
以希濫恩而適值王黼矯枉所爲之書皆棄不錄者  
中興謹惜名器益以 進書爲重 嘉定癸酉十月丁  
酉朔臺臣有言修書不 進十餘年於此矣嘗求其故  
則自 進書之有賞始史官載筆職在撰述而無事時  
不敢修史何者恐其有微賞之嫌也必待 登進有期  
然後彙次編集臨時取其率多逸遺史之不修蓋原於  
此每進一書糜爵費財上下霑被學士大夫自循轉外  
好賜無幾而輿臺胥吏賞賚有差用度不貲難於輕



舉書之不進亦此之由今者鉅典勒成一朝同進官無濫賞人自欣愜而史有橫賜可不痛裁臣謂除本所見在執役奔走之人及三省官吏於本處實有職事相關者許照舊例從公保明次第醜獎其他寅緣請託寄附姓名平時不相誰何足跡未嘗一到如聞市肆等輩亦得濫廁其閒例霑厚賜甚亡謂也下私其恩國重其費綜核之朝詎宜有此臣非不知希闊之遇甯過乎厚然以國史爲重則人情有不暇卹故甯裁抑於今日庶幾有補於將來使由是而費果省也

則史無時而不可修亦無時而不可進何至有因循遺失之患其與徇小節而虧大體者萬萬不侔矣可嘗攷典故元豐六年蒲宗孟爲尙書左丞嘗因奏書請官屬恩神宗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等人恐不預上爲之笑則吏有橫賜在先朝固久有之而予奪之柄又出一時雖修書官亦不容必其賞也是知祖宗於例所當得猶必視功而爲輕重責實之政所以貽孫謀者真可法云



閩中譌傳兆域

閩之福爲會府 建炎搶攘奉 會聖御容以卽安至  
今有巨璫泣 崇奉焉福人因是多譌言 皇祖兆域  
有在是郡者士大夫率以爲無稽弗之聽 珂攷典故其  
說亦有絲來 元豐六年閏六月丁酉禮部言泉州民  
朱信等言 慶歷中有 旨泉福等州訪求碎石山  
皇祖兆域今方求得 本朝遠祖乃福州閩縣碎石山  
人 景德中亦嘗 遣使至福州訪碎石山家宅事迹  
碎石山今俱胘院是也趙真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

氏捨田契書姓名兼有古鐘銘文可爲證據乞 遣官  
審實 詔祕書省檢 元降指揮仍令福建路轉運司  
取朱信等所陳證據其後祕書省言 慶歷中無下福  
建路訪 皇祖山陵指揮福建路轉運司言遣官案視  
所言謬妄無根 詔朱信等罪以 赦除之後又詣尚  
書省言家有古書可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年地契後  
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以爲 聖祖其妄若  
此則愚民之傳久矣不可解矣承平保州位雖系屬籍  
而 欽 康 靖三陵猶不敢臆決 遷奉之際特尊



粵海類編 卷之三  
爲一品墳以俟審定豈復真有 景德之使耶朱信旣以 赦除罪 神宗之意亦出於 吾甯受百姓欺庶幾得之尊 祖之至也

### 開先寺

廬山之址有寺曰開先華藏寺依山陽占籍江東之南康軍珂按 京師太平興國寺實有開先殿以奉 藝祖神御 天聖八年九月始建於寺之後廷十二月命宰臣呂夷簡充奉安 御容禮儀使入 內都知韓守英管幹十一月自 天章閣迎奉於 會慶殿奉安

十二日百官立班殿庭 皇帝行酌獻備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奉迎赴殿 皇帝行奉安之禮次日 皇太后又酌獻 景祐三年殿火遂罷 朝謁 慶歷六年八月殿成 帝飛白書榜九月 命宰臣賈昌朝奉安十月 帝親行酌獻禮七年正月十一日 朝謁如常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權奉 御容於 天章閣二年七月復奉安於殿則開先之名已爲 館御 累朝密奉如此其至寺久當易矣今天下寺宇同稱者多固不止是郡縣當以時申請而正之可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祕閣李健陷僞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 制詞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甄濟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 誅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 嘉泰會赦復官予祠 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攷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吳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

朕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指趙忠定汝愚也 珂按 國朝故事 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交結 官邸竄朱崖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語 上震怒貶商州團練副使 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况假 綸綍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北使借官

自景德以來凡 中國使入蕃必隨所居官小大加借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遣之所以重 王命綏遠人也議者或謂單于天驕其報聘也官雖高必降秩以示殺禮 珂嘗攷之其實不然按陵陽布衣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曰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國賀 生辰使驃騎衛上將軍殿前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尙書工部侍郎魏子平入見 紫宸殿子平宏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又注其下曰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充國信副使使於 宋四年權右司郎中今 日歷所

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亦借官也可有文集刊行心傳得之以參書繫年事其言有的據表之以釋議者之疑

### 官年實年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許涖官纔登七旬卽盍致仕或不得謝則亦隔去磨勘弗許遷陟又有舉人年及該恩則或得封敘選調滿六表礙格則不得注令宰丞掾之屬利害互出故世俗多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覲速仕士夫相承



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閒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 奏牘  
閒亦不以爲非珂攷之 祖宗時此事亦有明禁 國  
朝會要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詔劾內殿崇班  
郭繼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自言  
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 祖宗之懲欺僞亦嚴矣繼勳  
雖終以不欺意其出職之名或階胥史而進楚州之監  
當必緣其年之高而不得授所以復自言而勾損焉此  
則增損惟己尤不可以不懲者若今陳情率是告老引  
年而後及之大非求進之比固不可以爲據要之官年

實年差別爲二形之表章其語亦不雅馴也

### 仙釋異教之禁

今 中都仙釋之教盛行或列肆通衢爲箕筆之妖或  
毀體四支爲詭異之狀浩穰彈壓漫不問焉曰此非法  
令所及也珂按 國朝會要 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  
日 詔近來 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眾立  
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言語不經竊慮浸成  
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限三日外  
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



停千里編管若因別事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  
每月一次檢舉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 京城內  
外準此 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諸色人然頂  
煉臂刺血斷指已降 指揮竝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  
乞行立法 詔毀傷支體有害風教况夷人之法中華  
豈可效之累降 處分終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  
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文監司守臣知而不舉與同罪  
京師委開封府尹嚴行禁止前 詔則是年閏正月  
二十七日又嘗徧告諸道後 詔則 大觀四年二月

一日已有之矣茲特申之也 祖宗立法嚴正詳備至  
於此於其所不及者彌縫參酌蓋以時而行之今世或  
未之議何也



愧郊錄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鄰錄卷第七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官品名意之訛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爲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敘蔭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尙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



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攷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尙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品某所謂品者

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爲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果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別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之未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爲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



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分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易爲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而成將軍釐定百二十五號爲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

四號別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爲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明列爲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此裂於齊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焉蓋



一品之閒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于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爲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載然而不可紊矣還攷梁制品尙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尙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爲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隋卽廢矣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 元豐後來始

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繫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爲別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羣之始本非始言人品者則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下闕

散階勳官寄祿功臣檢校試銜

上闕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而注其下曰朝軍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頭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



學海類編 卷七  
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  
遇恩則或加階爵功臣又申之曰幕職初授則試校書  
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書札支使防禦  
團練使判官以上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  
史亦有至檢校員外郎上者以行軍使皆檢校員外郎  
以上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監少  
監員外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郎竝無兼官其  
解試大理評事校書郎正字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  
銜有選集同出身例珂按如舊制者蓋謂如唐制也

太平之改官名蓋以 熙陵初卽位未改舊名因避諱  
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尚書至于職  
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蒞其事以知判官爲職事  
如判尚書都省至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  
之官以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校  
試官爲帶銜故 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轉對  
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  
護軍柱國全是虛名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  
者許封贈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



之于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貽孫亦足稽於舊典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於虛名者矣然 祖宗承隋唐末流襲爲定例故不見其用而惟見其冗若其勦始之初磨鈍之具不窮于一

偏要亦自有深意何以言之自 元豐定官制歸階官於寄祿還職守於百司盡削功臣略餘檢校試官俱罷爵邑僅存繼自 政和而來又捐勲轉之令則 朝廷之上所以褒功賞能馳恩馭幸者惟階職官守而已祖宗存此名也雖以例轉或以赦遷而猶閒繫服色之重輕資序之深淺封蔭之厚薄初未盡捐之也且階官至員外郎則可以任子庶官帶貼職則不限隔郊至於郎曹寺監侍從宰執截截乎有恩數品秩之異然則所用者皆實賞也檢校之略餘者惟武階有六等多不盡



轉閒又徑自旄鉞陞尉府亦幾於無爵邑實封雖不改舊而惟遇 郊霈有司按格法定封及宰執初除循故事謂之加恩耳亦不以爲賞也虛名旣偏廢而吏勞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賞不得不濫惟其不得不濫故貼職不甚貴重銓選奏補益裨揆今孽昔在 本朝厭之猶之可也其在隋唐其可以虛名厭之哉珂又按散階勲官在前世合於一至唐則析而爲二階勲功臣檢校在唐析於四而 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

以將軍爲品秩謂之加戎號此正如 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爲品秩謂之加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爲重然其實未嘗將屯亦虛名耳隋旣受命高祖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竝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竝不理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



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檢校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戎上柱國以下爲散實官軍無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餘左右監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散官之名肇見於是還考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定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已有之矣然當時之仕於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正如今日宮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爲實以散爲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稱爲比梁制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竝無員以養老疾邈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閒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分其勞佚也逮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八郎爲正階八尉爲從階正六品上爲朝議郎下爲武騎尉從六品上爲通議郎下爲屯騎尉正七品上爲朝請郎下爲驍騎



尉從七品上爲朝散郎下爲游騎尉正八品上爲給事郎下爲飛騎尉從八品上爲承奉郎下爲旋騎尉正九品上爲儒林郎下爲雲騎尉從九品上爲文林郎下爲羽騎尉準前所置散官見於諸品者上柱國爲從一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祿大夫爲正二品上大將軍金紫爲從二品大將軍銀青爲正三品上開府朝議爲從三品開府朝散爲正四品上儀同爲從四品儀同爲正五品大都督爲正六品帥都督爲從六品都督爲正七品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內皆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

而不置所以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罷特進次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并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別有其制其九大夫從一品曰光祿正二品曰左光祿從二品曰右光祿正三品曰金紫從三品曰銀青正四品曰正議從四品曰通議正五品曰朝請從五品曰朝散其八尉正六品曰建節從六品曰奮武正七品曰宣惠從七品曰綏德正八品曰懷仁從八品曰守義正九品曰奉議從九品曰立信繼雖復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正乃



隸祕書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錄文史爲職又若職事官無與于散階也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爲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十人爲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爲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爲正從八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爲正從九品是爲正員竝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祿隨又改常從爲登仕奉信爲散從自散騎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正如 國初九品京朝官皆在 京師其罷職者歸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某路之制

耳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設散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心不復徒帶以爲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祿中散之養疾儒林文林之待問一歸之於文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益以校尉二歸之於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武騎諸稱竝同郎位一歸之於勳官則散階也勳官也唐雖因隋而所用未嘗因隋有職者改爲虛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于一而唐則析爲二史大奈與高祖興太原飲馬泉之戰以多



授光祿大夫階李晟以恢復元勳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詔子愿爲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社淹正觀中檢校吏部尙書再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敘階或賜勳或加以檢校或寵以名號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並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實封馭貴馭富又雜取而輔之在  
神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如

開寶之於王明 太平興國之於杜彥鈞陳信從郝正  
大中祥符之於王承美 天禧之於向漢通 南渡  
以後 高宗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  
見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則加功臣若干字酬勳若干級  
進階若干等徹國若干戶並舉而予之故世但以爲煩  
而不見其用是所謂唐析於四而 本朝則合於一旣  
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發 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  
盡去之也 政和罷勳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議易  
之而未暇 孝宗淳熙閒 廷策多士發爲 清問有



學海類編卷之三  
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竝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  
有司則雖無復可也因虛以濟實卽名以輔治一歸之  
君上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之混  
淆未易別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觀者擇焉又按光祿在  
晉已分左右魏舒嘗加右光祿大夫而西漢之初無印  
綬秩止比六百石東漢已秩二千石法固應銀章青綬  
至晉始有加金紫者李熹稽紹吳隱之輩是也熹傳又  
載泰始全詔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正當是事始然未  
嘗入銜故南齊任遐有乞一片金之請還考宋初乃嘗

贈臧儁爲金紫光祿已連稱謂元魏何時乃亦有之而  
又以各銀青入銜遂煥然析爲二官梁制金紫光祿次  
左右光祿光祿次金紫所謂光祿者蓋銀青如舊制是  
以不重出耳元魏亦敘左右光祿於金紫銀青之上齊  
承魏制陳因梁法後周於金紫銀青又各分左右皆在  
左右光祿之下隋唐而降迄于本朝敘階之法亦莫  
不然唐去光祿左右字元豐定官制乃齊二階之班  
於光祿之上不知何所爲也其他如朝議置大夫而廢  
郎躡朝請於通直下宣德於朝散政和改制又以登



仕將仕爲未仕之官列之文林之下又以郎大夫爲勇  
爵不用將軍校尉等官皆與唐制不合云

愧郊錄卷第七



愧郊錄卷第八 十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譔

年號閣名

自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正元庶幾  
二祖 本朝因之如近世 隆興之用 建隆 紹興  
淳熙之用淳化 熙甯 紹熙之用 紹興 淳熙  
慶元之用 慶歷 元祐 開禧之用 開寶 天  
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 元祐之政謂  
元豐之法不便卽復 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



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鉤行  
法朝士善諛乃云豈獨法令爲然至於年號亦對鉤矣  
然談諛之談亦有味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最爲盛德  
陶言近肆不可以訓又按光宗升祔循故事將建閣  
以藏宸章侍從集議欲以大謨名當國者以爲不  
馴又欲名天疇疑近天章且天章不入銜矣乃用寶  
謨珂謂寶文乃仁祖閣名顯謨又神宗閣名  
如陶之言亦對鉤也方顯謨建閣時國論尙紹述  
哲宗慕不承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

首于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  
蓋惟取而藏之義云

### 陞建府鎮

景德三年詔以宋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元年又  
建南京尊建國也按宋爲藝祖擁旄之地肇基王  
迹遂奄九月昭揭密建以示華夏理則宜之然自後  
列聖潛藩漸以爲故事藝祖歷睦州刺史太宗歷睦  
州防禦英宗歷岳州團練齊州防禦宣和元年升睦  
州爲建德軍岳州爲岳陽軍三年改睦州爲嚴州遂安



軍 治平二年升齊州爲興德軍 政和六年又升濟  
南府此刺史團練防禦州升鎮若府之始也 藝祖  
神宗歷忠武節度 神宗歷安州觀察 元豐三年升  
許州爲潁昌府 宣和元年升安州爲德安府此列鎮  
升府之始也 太宗歷封晉王 仁宗歷封慶國公壽  
春郡王英宋歷封鉅鹿郡公 政和六年升晉州爲平  
陽府壽州爲壽春府七年升慶州爲慶陽軍 宣和元  
年又升慶陽府且升邢州爲信德府此郡國已帶節鎮  
升府之始也 珂嘗恭攷 國史或陞或否類出於有司

一時之請迄今尙有不盡舉行者先後重輕疑有隆殺  
殆不可以弭後世目睫之議也 僅備論之 藝祖歷睦  
州刺史永州防禦定國義成忠武歸德四節度 太宗  
王晉國歷睦州防禦泰甯一節度 眞宗王韓襄壽歷  
尹江陵荆南淮南二節度 仁宗公度國王壽春郡昇  
國歷尹江甯忠正建康二節度 英宗公鉅鹿郡歷岳  
州團練泰州齊州二防禦 神宗公光國王淮陽郡潁  
國歷安州觀察忠武一節度 哲宗公均國王延安郡  
歷天平彰武二節度 徽宗公甯國王遂甯郡端國歷



鎮甯平江鎮江昭德彰信五節度 欽宗公韓國王京兆郡定國歷山南東道興德武昌三節度 高宗公蜀國王廣平郡康國歷牧桂州鄭州亳州平陽信德冀州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奉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十節度 孝宗公建國王普安郡建國歷和州貴州二防禦保慶常德甯國鎮南四節度 光宗王恭國榮州刺史鎮洮一節度 今上公英國王平陽郡嘉國歷明州觀察安慶武甯二節度 珂嘗合而詳考蓋 王之國十有二晉韓襄壽昇頴端定康建恭嘉而十一備府鎮之

名建雄之爲平陽山南東道之爲襄陽忠正之爲壽春建康之爲建康順昌之爲順昌肇慶之爲肇慶定武之爲中山永慶之爲德慶建甯之爲建甯重慶之爲重慶嘉慶之爲嘉定是也獨韓不得與 王之郡八壽春淮陽延安遂甯京兆廣平普安平陽而七備府鎮之名壽春平陽之外鎮安之爲淮甯彰武之爲延安武信之爲遂甯永興之爲京兆普安之爲隆慶是也獨洛不得與 公之國八郡一慶光均甯韓蜀建英鉅鹿而兼府鎮者四慶陽建甯之外崇慶之爲崇慶安國之爲信德列



鎮而不爲府者三光之爲光山均之爲武當甯之爲興甯散府而不爲鎮者一英之爲英德是也 節度觀察府三十有八定國義成忠武歸德泰甯荆南淮南忠正建康天平彰武鎮甯平江鎮江昭德彰信山南東道興德武昌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泰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保慶常德甯國鎮南洮安慶武甯安州明州而升爲府者二十有六潁昌應天壽春建康延安襄陽濟南中山平陽信德之外泰甯之爲襲慶荆南之爲江陵天平之爲東平鎮甯之爲開德平江之爲平江鎮江之爲

鎮江昭德之爲隆德彰信之爲興仁慶源之爲慶源靜江之爲靜江常德之爲常德甯國之爲甯國鎮南之爲隆興安慶之爲安慶安遠之爲德安奉國之爲慶元不升府者十有二同滑楊鄂嚴鄭亳冀拱熙徐是也

防團刺史之州八睦永岳泰齊和貴榮兼府鎮者惟濟南列鎮而不爲府者惟睦與岳不陞府鎮者五永泰和貴榮是也 尹牧例隨所領節鎮不復複出其閒郡國之封則晉襄壽昇定五國已先啓鎮特以升府示褒京兆平陽二郡已兼府鎮不復增益節度之號則江陵建



康慶源平陽信德五鎮先已建府又非以 潛藩而升者雖 中興以後職方未盡復閒有隔 王化者其如嚴先均英楊鄂永岳泰和貴榮則猶不得如故嘗嚴蓋三聖流光之地又爲特盛惜乎有司之不建明也泰雖爲 英宗龍躍之祥當時辭不拜恐不得與云

### 昇定建府

故事 潛邸賜軍額建府蓋以昭 受命之符 珂嘗攷之亦有爲 元嗣之重而升者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 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爲江甯府 賜額建康軍 大

觀二年正月庚申 欽宗封定王 政和二年四月升爲中山府如 天禧之詔有曰 朕祇畏昊穹保甯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縣昌利建懿藩實惟元嗣表茲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 綸言如此則 錫羨之意蓋有在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 仁宗遂建儲 政和五年二月乙巳 欽宗亦正東宮蓋 聖意欲以爲 豫建之端倪也

### 鎮國封號

唐太宗爲尙書令終唐世無居其官者 藝祖以殿前



都點檢受 命一再除之外亦復虛員蓋所以示 尊  
尊之誼也郡國之爲潛藩者著令不許封而丁侍中謂  
封晉富文忠弼宗室仲馨廣平王榘封韓廣漢王椿王  
黼白時中秦檜張俊封慶今司封之贈典尙多用之不  
復以爲怪唐親王節度大使 本朝無之 列聖皆歷  
旄鉞固不容盡避至于檢校官使相環衛觀察防禦團  
練刺史又皆見行官制有未易易者特鎮名郡號似不  
可同自韓忠獻琦節度淮南當時偶不之講自是習爲  
固常若 祖宗朝節度使例率赴鎮猶有其地不得辭

其名以後皆領遙郡節制藩閫固多有之要少異 歷  
試之稱斯可已 淳熙閒王冀公淮封韓洪文敏邁當  
制 制詞有有此冀方莫如韓樂之語刪定官馮震武  
舉 眞 欽舊封請貼麻遂改胙于魯而文敏著容齋  
隨筆猶以弼爲言而謂震武不知故事之已有封者 珂  
竊謂尤而效之理固不可震武何訾焉

詞科宗室二制

紹興壬戌南宮試宏博科 制題出皇叔慶遠軍承宣  
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太宗正事是歲



洪文敏邁沈大戎介洪文惠适中選 紹熙庚戌制題  
又出皇叔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授武昌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是歲陳紫微晦中  
選珂嘗考典故 祖宗袒免親以上備環衛冠屬籍謂  
之南班 中興百年 藝祖下惟秀邸 太宗下惟濮  
邸得與蓋自 厚 阜二陵以來其屬尙親故也 神  
宗嘗念開創之烈以 藝祖燕秦二王後族系既疏恩  
數久殺於是 詔推一人裂地王之 從祀郊廟韓忠  
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

以應 詔書是爲安定 南渡後率取諸燕王宮一族  
老不問何官卽爲廉車膺茅土然則燕邸諸孫豈復有  
未襲王爵而先爲承流稱 皇叔者哉又 祖宗朝太  
尉爲三公官班維師下而位保傅下親王不欲兼 帝  
師故檢校官多至太尉者 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詔  
改官制以尉府爲武選一品之名居節鉞之首序執政  
之次班列旣降又以掌武之嫌罕復以授宗英 炎興  
以還蓋絕無焉故每自檢校官卽拜視儀甯以三少序  
進爲小迂以代此一階今制猶如此則太尉爲宗室



制題尤非也武昌爲 欽宗潛藩近制醴泉多以授前  
宰臣而宗盟率領萬壽又皆有可疑者焉

### 中司論事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 紹聖三年正月己酉御史  
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七十耳目  
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卽乞罷免  
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 珂竊謂以中司論一郡守年  
既不可掩病復不能支以貲得仕既至于乘障亦可謂  
僥逾矣而反覆鄭重如此有以見 祖宗忠厚之風至

此猶未泯慄慄焉惟懼風聞之失實履雖非清議所與  
而能推此心其亦可嘉也歎

### 給舍論駁

唐李藩在瑣闥以筆塗詔謂之塗歸 國朝嚴重此制  
銀臺既設封駁三字亦許繳奏 元豐改官名門下省  
則有給事中中書省則有中書舍人然 中興以後三  
省合爲一均爲後省封還或同銜則曰未敢書讀書行  
否則析之其辭止此而已 珂按典故 元祐四年五月  
乙酉權給事中梁燾繳蒲宗孟知虢州及胡宗回范鏗



孫升杜天經等放罪罰金旨揮其駁文皆曰所有錄黃  
謹具封還伏乞聖慈特付中書省別賜取旨施行語  
意乃與今異以時考之蓋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謹審覆  
揆議之訓故其制如此耳然元祐之初司馬文正光  
已嘗乞合三省則是道揆雖一職守仍分至如合二府  
於一堂列兩省於同局則固不必爲是區別斯亦南  
渡簡易之制也

帶節降麻

慶元己未夏知慶元府鄭興裔告老詔轉一官致仕

久之始降麻授武泰軍節度使近例上章挂冠多已與  
遺奏同上聞故因是得節者不復告廷止從中書  
給告興裔實引年歸故居京魏公鏗當國以爲當有  
以別于奏訃者遂宣鎖如故事鄭氏以爲寵珂按  
祖宗故事將相文武之臣以旌鉞得謝例換環衛班高  
若特恩則文換東宮官謂之納節不降麻李繼勳張  
耆楊崇勳李端愿之類是也後來寢許帶節致仕降麻  
以旌元老如富弼文彥博之類是也紹興十六年春  
正月戊子觀文殿學士葉夢得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



學海類編 卷八  
夢得方無恙而不復降麻殊非舊典興裔之得復舊制  
寵矣然今之非引年者元不以爲追襲之典其制詞  
中仍有養壽臧介祉福之語則是尙以爲存乃頓有內  
外制之異又不知其如何也

### 納節舊典

帶節致仕而降麻制近歲鄭興裔得之已具前說珂嘗  
再考中興會要則久矣不宣鎖矣因取紹興三年正  
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綦崇禮之奏而備錄焉崇禮  
之言曰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卽不曾鎖

院降麻緣節度使除拜移改加恩之類竝須宣制豈有  
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

祖宗時凡節將臣僚得謝不以文武竝納節別除一官  
致仕如仁宗朝張耆授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少  
保神宗朝李端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

熙甯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  
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  
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歲以來致仕不問何人不復納  
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乞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



行 從之既而三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檢討典故慶  
歷三年五月特令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楊崇勳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初崇勳判成德軍而部  
民行賂其子崇勳求免所犯罪事故特令致仕 熙甯  
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醴泉觀使定國軍節度使李端  
愿爲太子少保致仕端愿以目疾請休退故事多除上  
將軍致仕 上命討閔唐制優加是命三年 上御  
集英殿策進七午漏 上移御需雲使坐 延輔臣賜  
茶曾公亮陟降 殿陛足跌仆於地 上遽命左右掖

起之明日以病告久之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  
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會討夏人起公亮知永興軍

召還復爲集禧觀使納節老以太傅兼侍中致仕

詔今後節鉞致仕令三省樞密院遵依 祖宗典故自

是之後至九年四月十三日呂忠穆頤浩復以少傅鎮  
南之節得謝蓋所以寵明受之勳遂至十六年正月而  
夢得建旄矣納節既不舉行故雖無功者亦得扳援爲  
比迄于今不復可追正也崇勳明年十二月實嘗改宮  
保崇禮所奏互是但公亮爲退傅元不帶節鉞此爲失



之

彭輅告詞

近歲引年挂冠者不常有或以疾旬致仕則必轉官從  
欲中書給綸告 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  
瘳也暨遺奏徹 宸扆則又降 旨贈官乃始寓追賚  
泉窆之意惟 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  
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輅授均州觀察使致  
仕制詞有曰臥壺頭之疾方自解于中權掛神武之冠  
忍遽聞于遺表可無寵數憫我盡臣又曰顧瞻壁壘方

覺精明小逸宮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  
塗肝腦之地 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寘股肱之悲英爽  
不亡識予愴悼蓋似以致仕合于遺表以轉官合于贈  
典前雖無此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皇清類編

三  
五

愧邨錄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郊錄卷第九十則

宋相臺岳 珂肅之撰

禮殿坐像

蘇文忠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  
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  
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  
伏匍匐而就也 珂按今世 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  
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  
慶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



古人之坐者曲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  
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  
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乎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  
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坐  
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  
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  
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受  
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跪則與坐又自有小異

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  
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  
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  
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  
定之坐則跪之爲危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  
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  
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  
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  
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



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  
子既略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  
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  
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  
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  
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  
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

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憶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  
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 先聖先師三像木刻  
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  
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  
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  
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  
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  
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



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  
知珂按符子太公涓釣於隱溪跪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  
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白其跗觸崖若路此尤  
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于倚所不  
當輕議珂竊以爲原廟用時王之禮裊席器皿皆與今同  
則爲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  
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  
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作邑之制

今世選人改官必實歷知縣三年謂之親民雖已爲令  
既班見猶不免作邑或京秩再任後須入邑闕一次惟  
大理評事出宰特許成資以二年罷非被朝廷識擢無不  
由此塗者然爲邑有催科撫字之責有版帳民訟之冗閒  
有賦入實窄鑿空取辨郡邑不通融鮮不受督趣故士  
大夫每視爲難徒以不得已而爲之議者率謂自南渡後  
經總二使出括羨財盡民力無遺故邑計類窘束士莫敢  
爲珂嘗攷之祖宗承平時見仕



者已不願宰邑其所由來久矣非特 今日也 元豐  
元年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令  
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  
差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 國家有道之時  
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  
今乃設一切之令疆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無異此殆  
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  
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權微文則不能自免于譴斥  
加以近歲 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

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 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  
歲月坐此殿累者益眾臣愚以爲長民之官 朝廷所  
宜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輒尤不勝任者雖小法無  
輒替易仍 詔諸路監司牧守其屬令長奉公愛民治  
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閒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  
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  
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  
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勉強異效不至滯畱 上深以爲  
然卽 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之論足究致



弊之原豈是時專坐新法之行爲令者固難之耶抑不  
關乎此也今固習爲畏塗矣得無愛 君憂 國如公  
著者出此言乎可爲三嘆

### 歲降度牒

道釋給牒之制必先以資佐大農而後得緇褐如其教  
其佐 邦用至矣 開禧邊釁之啓帑用不繼給牒頗  
多不惟下得輕視壅積弗售而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  
最爲今日之深蠹 珂嘗讀趙挺之 崇甯邊略曰 上  
每諭蔡京令近邊多蓄軍糧又以累歲登稔欲乘時加

糴京但肆爲詐欺每奏某處已有若干萬數糴本其實  
乃是度牒及東北鹽鈔等度牒每歲當出一萬而今自  
正月至四月終已出二萬六千而邊人買者絕少 珂按  
崇甯開邊費用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尙歲有成數特  
京不能守耳今稍倣此意以節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 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 珂任京口總庾被 旨行兵閒時諸道建宣  
臺王人既有應辦之責多隨行軍所在或以使華之任  
重不肯誑而用平牒者幕府輒以不遜怒之或以宣威



體尊不願校而用申贖者他司亦以毀例責之迄不知  
故事如何莫有成說珂按總領財賦置于 紹興則

祖宗未嘗命是官因無可攷按者李心傳繫年要錄載  
紹興十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  
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  
始趙開常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  
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  
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憲成已得 指揮 許之於是  
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既而不弃將入境用

平牒宣撫司使鄭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  
己繇此有隙此蓋 中興以來近可遵行者憲成既嘗  
得 命尤爲有例據不弃因之然亦卒不免于隙宜乎  
開禧二司之紛紜也

### 書記支使

銓曹見行之制凡天下節鎮觀察府書記支使共職均  
爲郡職官所以設名者徒以爲有無出身之辨耳珂嘗  
攷事之始 乾德元年七月 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  
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兩任以上有



文學者許節度使觀察畱後奏充則是元未嘗與支使  
爲相代之稱而所謂有文學而後許辟蓋已漸有別矣  
太平興國六年十月 詔諸道節度州依舊置觀察  
支使一員資考俸料並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  
學及諸色入仕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此  
蓋今制之所繇始 詔語昭然迺而考之 會要 太  
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戶曹參軍顏明遠  
徐州節度使推官劉昌言洛州鷄澤縣主簿張觀德州  
將陵縣主簿樂史並應進士舉殿試合格 帝惜科第

不與乃除明遠忠正軍昌言歸德軍觀忠武軍並爲節  
度掌書記則是前乎一年其制猶未定也後至 淳化  
三年則距六年之 詔已十有一年其制疑久定矣而  
是年四月五日滁州軍事判官鮑淵鄧州錄事參軍楊  
令問滁州清流縣尉胡咸秩並鑣廳應舉各賜及第以  
淵爲忠正軍節度掌書記令問爲本州觀察支使咸秩  
爲楚州山陽縣令則似二官尙不分左右與初 詔若  
不相符味淵與令問科甲先後之序豈非猶於賜第之  
時有所輕重耶蓋是時作福之柄例皆一時出於 君



學海類編 卷九  
上不如今侍左銓著爲成式特有司奉行之故容有此  
然初 詔之意迄于今不可變也

樞密稱呼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  
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  
與宰相等自此接於 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  
事僉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  
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  
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 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

家藏此帖 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  
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  
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  
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  
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  
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  
甚刊按此名自 南渡以前亦有之李文簡燾續通鑑  
長編載 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章鯨謂其偕  
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



其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諒常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炒鬧著甚來由諒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語言狂悖乖繆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處於典謁街卒之口舊矣非二三十年閒事也

### 國忌日斷刑

今世 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

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答決無禁何按洪文敏邁容齋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敕準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元微之詩云傳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則唐世



禁笞繫甚明 本朝 乾興元年七月壬辰始用知泗州楊居簡之請 詔國忌日聽決杖罪蓋祖唐太和之遺意不知何時遂併徒流不禁今遂沿襲不復可考矣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 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人

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第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卑隸閹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 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



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眞山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歷固具所也豈范未之見耶

### 場屋編類之書

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爲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轉

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懷挾視爲故常珂嘗攷承平時事蓋已嘗有禁 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黃潛善奏仰惟 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聖賢之書若 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彊學待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于剽竊謂之決科機要媮惰之士往往記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之學爲害不細臣愚欲望 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以實學待選 詔立賞



錢壹百貫告捉仍拘版毀棄在京仰開封府限半月州縣限一月潛善素非公議所歸其說徒徇時好固不足道特先朝盛時多士輻集而此風已見於議者之口馴至今日固無怪也今此等書徧天下百倍經史著錄蓋有不勝其禁且毀者要亦何能混才學之淺深潛善之請隘矣

愧邾錄卷第九



愧鄰錄卷第十七則

人品明證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官品名意之訛 珂嘗書之然以九品爲人品之別而非  
官品則未有的據也及考之晉書衛瓘鄧攸二傳事特  
較明蓋當時去魏未遠名未大訛意猶可識耳故洊書  
之以終前論焉瓘之傳曰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  
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  
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



皇清類編 卷十  
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閒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手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

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各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勵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考其言始也清議不拘爵位褒貶足爲勸勵中閒計資定品惟以居官爲貴則品之爲制乃



逆設以待某品之人其斷可知也然猶未有見于遷陟表表可驗者還考攸之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次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珂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宋書志所載九品明指言晉江右所定攸先爲六品一轉之爲洗馬反在第七則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隨時繫乎上命尤顯顯者矣

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于郡中正之口以俟上之採擇而已又南史陳暄傳曰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復調陳去魏逾遠矣官品久訛矣而暄傳若此是其制猶未泯豈不益大可信歟

改易職事官名稱

近制職事官或犯所授者家諱每得改它官皆一時制宜參用舊官制間有特免入銜者珂嘗考會要頗似不然熙甯十年十月十三日新知荆南府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吳中復言銜內舉字犯先諱乞改提轄中書



奏請批依神宗忽降奎札曰朝廷官稱避守臣私諱于義未安宜不行其後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寮言近者馬向爲開封府工曹掾自陳父名開乞避而本府乃奏乞銜內不書府名有違熙甯親札指揮詔別與差遣卽二事而觀之則典故初未之許也及博考國史吳廷祚爲樞密使慕容延釗爲殿前都點檢當拜同平章事竝以父諱改同一品國初雖存此官制僅止一再見幾于特創徐處仁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以祖諱改除端明它如此比者不一蓋開國勲臣上所優禮不容以

常法論而避高就下不易官稱令甲所許又與前制不同云

李文簡奏藁

避諱贈官之制改易官稱之令珂屢書之及得李文簡燾巽巖集其載當時乞用元豐以前官制加贈奏藁于故事特詳備用剡錄以參所聞燾之奏云臣聞事君猶事父也心有所懷而不敢盡言則爲隱蓋臣子之大戒莫重于隱言之可聽與否實惟君父所擇雖不應言而言固獲罪矣不猶愈于匿情以犯大戒乎臣用是輒冒



昧一言恭惟祖宗因前代之制而增修之凡大禮既成  
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榮其父母此國家之彌文至恩  
也臣父某故贈左朝奉大夫緣臣誤通朝籍再贈官至  
左朝議大夫今次大禮又當贈中奉大夫寒儒門戶得  
此固足以賁飾泉壤誇媵鄉邑其榮多矣而又奚言獨  
臣私義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贈父官適同父諱  
儻拜君賜若固有之則恐于冒榮之律疑若相犯兼晉  
江統嘗論身與官職同名當改選故事簡冊具存勢不  
容默須至呈露乞朝廷特賜參酌處分雖以不應言而

獲罪亦所甘心也據律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冒榮居  
之者徒一年雍熙二年有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  
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皆不許及  
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大理寺丞雷宋臣  
除太子中舍以父名顯忠乞避朝廷許之黯謂宋臣不  
當避嫌名朝廷既許宋臣若後有如此而不避則可坐  
以冒榮之律因言自雍熙以來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  
許或雖二名嫌名而許避或正犯單諱而不許前後許  
與不許繫于臨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爲永制約



雍熙詔書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若定當避則聽改餘不在此限于是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禮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孫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竝當回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竝聽回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而不許事在治平四年蓋遵嘉祐之詔也熙甯八年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知

荆南兼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自熙甯以來迄于近年亦有許改者既許改則不繫官品之高下嘉祐詔書理宜講明以崇孝治然臣前所陳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諱初不及贈父祖官與父祖諱同者蓋偶無其事諸儒未暇討論故闕如也臣今敢援晉江統所議乞下禮官議之按晉書及通典載江統言臺選統叔父春爲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爲凡改選者



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儻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違背禮經或詭詞回避則以私廢公干繫成憲若受寵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職則又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統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斥父祖名爲比體例旣通義斯允當武帝許之臣今所言實與此相類且身名與官職同者猶許改授若贈父官職乃觸父諱比江統所謂佐史不得表其官稱

子孫不得言其位號者不愈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觸父祖諱者于法皆許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當贈官而所贈官有觸父祖之諱者亦準此法然寄理之法施于贈官則已似不通蓋所謂寄理者特不稱呼耳雖辭其名猶享其實今贈官專以位號爲榮顧使其家人不得稱呼豈朝廷加惠臣子榮獎孝治之意乎况法所謂贈官觸父祖諱者實指受所贈官之父母非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也蓋贈父祖官觸父祖之父祖諱其當得贈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順死者孝心雖寄理可



也身贈父諱自觸父諱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禮固起于義緣是起禮于義滋亦不通兼詳朝廷創法特許寄理初不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設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則江統所云爲臣子開地之論因旁搜類長曲而通之有難臣者曰諱非古也爰自周始當時作詩書者亦未嘗以昌發爲諱人君猶然况人臣乎臣謹答之曰事固當師古古未始有而今則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諱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獨于身贈父官而自觸父官偶未涉厝故莫有以爲言臣實自

履茲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禮者考求其說因以備國家之彌文廣祖宗之至恩乎難臣者又曰如是則使朝廷曷爲而可臣謹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于朝廷使知禮者考求其說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區區之愚不自知其僭妄敢私布之臣謹按今朝請大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實爲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職方駕部皆前行也據職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則轉太常少卿無出身則轉司農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少卿皆爲朝議大夫據職官志太常少卿



舊轉光祿卿既改官制則光祿實中散大夫元祐三年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又轉左中散大夫大觀二年除去左右字特贈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大夫其實未改官制以前光祿卿也中奉大夫今轉中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實祕書監祕書監舊轉左右諫議大夫今爲太中大夫竊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狗馬填溝壑且免于罪疾常獲備官使幸而遇天子有事于郊明堂之歲錫福徧九地之下則臣父始得贈官以祖宗故事言之凡三歲一舉大禮自中奉大夫至太

中大夫累三官率九歲乃得之幸得之而位號卒不可以稱呼雖朝廷之彌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輒議損益而臣私義誠有所不安惟明主盡人之情亦所宜憐也自改官制卿監諫議皆爲職事官固不當以爲贈官然天下郡邑薦紳門戶固有以舊官制爲稱呼未嘗改者蓋事匪前代命由列聖于職制祿秩初無與焉特借其名耳傳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殆指此類故臣愚以爲若朝廷特推異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于新舊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當贈官者苟觸父祖本諱亦



學海類編 卷十  
聽改授如晉王舒除會稽內史及建隆初慕容延釗除  
中書門下二品體例或取今寄理字加舊官制上暫聽  
稱呼以極人子孝敬之義自我作古昭示無窮顧不美  
歟是臣所願也非臣所敢望也不應言而言罪當萬死  
惟陛下裁察貼黃曰檢準尚書司封令諸應封贈與祖  
父名相犯者卽贈以次官契勘上條止爲所合封贈父  
母妻官稱犯父母妻之父祖名卽與身贈父官所贈官  
自犯父名不同難以準上條施行須至陳乞參酌 珂按  
晉書通典江統之言專以佐史朝夕之稱爲擬要非贈

典之比雍熙嘉祐之制雖在珂所書吳中復事之前然  
熙甯實衝改前詔宣和馬向之命又申之也雖或行或  
尼而續無名文若夫加寄理字則參預壁蓋以爲非故  
常矣今司封定制以天下之大豈無名諱犯官稱者迄  
不知其何所据依而爲之折衷也

### 同二品

國初吳廷祚慕容延釗以父諱章當爲使相不帶平章  
字竝拜同中書門下二品 珂前于改易職事官名稱中  
見之按唐會要是名始于李勣正觀十七年正月勣除



太子詹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名之緣起必因于唐而二品之號則復加一等矣似非故事也考之蘇氏駁有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待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望及雜壓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

制之意亦以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詳蘇氏之說則本朝所以進爲二品當不爲無意及觀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九月勅馮斌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則二品之名肇見于此國朝蓋襲而用之爲無疑矣然宰相稱謂以一人之私而易之後唐之典章不幾于輕明宗長興迄于是年繼之者一用此官名或惟改斌官稱皆不可攷歐



陽文忠修本紀至十月庚申始書斌爲樞密使無二品  
字唐書勅初除在四月己丑拜儀同在六月癸巳僕射  
在九月乙卯皆與會要不同特以其可與它官稱改易  
者互見而參取故詳著之

### 旌節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五曰旌節注引周禮掌節  
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獸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  
漢書曰戾太子遭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

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旌  
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持漢節毛落竝其事也旌節之  
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  
以專殺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節  
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卽建節府樹六纛  
皇朝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  
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繒九幅髹漆杠緋纛旌用塗金  
銅龍頭髹漆杠綢以紅繒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  
亦用髹漆杠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



旄並綢以紫綾複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麾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繒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尾文然則今制有節無旌又以唐制爲不同也可在中都屢見文思程工率以上諸匠監而後放下其制度頗草草諸建旌者率爲屋數楹置香几於前月祭以俎肉卮酒而命一二使臣者視局其鑰號爲節堂蓋徒以爲觀美云

### 慈德宮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

曰慈德中殿曰仁明後殿曰壽昌是時欽聖憲肅后在東朝改上茲號珂按會要景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章惠皇太后来年二月影座於右掖門入景暉門赴慈德殿然則亦複名也

### 寺觀敕差住持

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利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乙開元佑聖皆降敕劄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如雪峰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熙甯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主者及僧道正舊



皇清類編 卷之十  
降宣敕差補者自今尙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  
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之瀆也

愧鄰錄卷第十



博學錄卷第十一

制舉科目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制科之設自漢有之矣至唐而其名特多猶止于御試策而已國初置三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竝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成文理優長人物爽秀者中選而設科之後竟無試者乾德元年正月十五日始詔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



衣竝許直詣閣門進奏請應朕當親試以進時賢下詔  
之七十五日而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首應詔自薦臨  
軒召試賢良科稱旨遂拜祕書省著作郎其四年賢良  
科則又有姜涉經學科則有郝益出焉五月二十七日  
藝祖御紫雲樓策試而陶穀竇儀王著盧多遜王祐尹  
拙姚恕馮英竝命參校涉等皆以疏略罷猶賜酒食以  
遣之定陵右文益篤斯志林陶應制舉試學士院不及  
格猶賜同進士出身見于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之詔  
其市駿骨之意灼然可見矣然乾德紫雲之試詎今三

十有四年元無一人嗣膺此選不知中間何時遂增學  
士院一試也明年四月十三日始以賢良科試查道陳  
越王曉而李邈魯驤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試何亮孫  
暨孫僅丁遜皆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考官宋白梁周  
翰師顏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殊不聞前有別試亦  
無學士院考定之文至景德二年之七月十八日詔復  
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材識兼  
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詔書  
有曰宜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朕將臨軒親試則未御試之前再加一試疑自此始然  
賢良方正之舉得人僅在四年之前而詔乃明言復置  
此科殊不見罷科之日爲不可曉也明年七月二十九  
日以考定官晁迥重考官呂文仲呂祐之戚綸陳彭年  
所考當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會要書其事  
以爲眞皇之意蓋恐遺才當是所考有不中格者而復  
加詳審爾此僅與今進卷策論付侍從後省看詳者同  
而非試也八月二十二日詔趙宗古陳絳令狐頌陳漸  
陳貫令依例付中書試蓋卽前詳較不中者之姓名然

中書所試亦未詳以何等文字九月十七日御崇政殿  
策試乃錢易石待問二人又與前名不同考之登科記  
則言二年之詔已有委中書試論六首之旨是年乃不  
紀論題又明年中書門下考試陳絳夏竦乃肇見六論  
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二曰考定明堂制度三  
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  
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  
科此蓋試論之始而絳又去年所召至今乃中者也自  
是而後曠歲無之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復



詔置六科惟增詳明吏理可使從政餘皆如景德之詔是科元未嘗罷而再稱復置尤不可曉詔書又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在職及私罪情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上件科目仍先進所業策論五十首詣閣門或附遞投進委兩制看詳如詞理優長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

合格卽與御試又置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竝許本路轉運逐處長貳奏舉或自于本貫投狀乞應上件科目州縣體量實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令納所業策論五十首本州看詳委實詞理優長卽上轉運使覆更審訪鄉里名譽選有文學佐官看詳委實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尙書禮部委判官看詳選擇文理優長者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卽與御試又置書判拔萃科武舉其逐處看詳官不得



學海類編 卷之四  
以詞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違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終以前具姓名申奏到闕更有合行事件委逐司條例以聞其制加詳矣明年六月十六日命盛度韓億就祕閣考試賢良科何詠茂才科富弼論六首蓋始就閣試登科記明言茂才科六論與賢良同詠既有官弼爲進士當如詔書以賢良方正而下六科爲有官者之試高蹈邱園而下三科爲未仕者之試其名不同而實一耳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始于才識兼茂科得吳育而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寶元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方平

又以祕書省校書郎再對賢良方正之策則是制科人有再試再中者矣至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科以收賢才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于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祕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才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問事關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



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以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于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卽爲優等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採者卽爲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爲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制則其制益加詳焉至熙甯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御試舉人既有策從中書門下之言竝罷此舉時呂惠卿力主之馮京力爭而不能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用侍御史劉贄之言復賢良

茂才科明年九月二十四日首得布衣謝悰未仕而中賢良科肇見于此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亨李清臣鄭雍之議又詔罷制科高宗中興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首詔復置賢良一科且令講求典故于是儀曹之奏曰舊制科場年春降詔九月赴詔命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以不曾犯贓私罪充各具辭業策論五十篇分爲十卷繳進入舉詞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爲三等文理優長爲上等次優爲中等平常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六  
爲下等考試繳奏次優以上召赴閣試今詳天聖七年  
詔復置六科詔書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之共  
許嘉祐二年詔舉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舉並  
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閣及殿試  
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士行罷之故蘇文忠軾有  
云凡預言書之詔命已爲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  
以求其疵諫官得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蓋國家  
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  
不爾合乞今後遇有應者並須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

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于  
清議然後詔試舉非其人者坐之其閣試舊制一場論  
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題目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國  
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內出內一篇暗  
數一篇明數如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  
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  
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  
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  
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



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  
度數及事類暗數引不盡竝爲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  
考試于祕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封彌謄錄官考訖以  
合格試卷繳奏御前拆號竊詳舊制兼注疏內出題今  
復科之初欲權罷疏義餘依舊制詔疏義出題臨時取  
旨珂嘗攷之所謂舊制蓋祖宗之制也自賢良以至邊  
寄謂之六增高蹈等三科謂之九此則甚明特所舉官  
之名稱前乎元豐則不能詳所出題之詳略因乎元祐  
而不能舉遂使臺外參薦之制尼不復見而臨時取旨

之詔高宗猶意其更祖宗之已行蓋有以啓上心之疑  
而未之亟許焉明年正月二日遂下詔今後科場復置  
賢良科舉官繳詞業一如儀曹之奏不復許在外之明  
敷者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二  
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十  
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日  
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  
一詔而迄無應者孝宗卽位詔令郡國皆聽薦舉乾道  
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厚復就中書試爾後李塾鄧



建德莊治姜凱滕宸杜旗之流時不乏人或試而不合  
或召而不試或薦而不召寥寥絕響迄未復振良以此  
也按薦舉之制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詔令學士兩  
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于內外京  
官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  
月十九日詔所舉賢良方正應已貼館職及任轉運使  
者不在舉限天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員外郎劉  
夔請應制科翰林學士宋綬言其已任尚書六品官罷  
之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詔六科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

官不犯贓罪及私罪情輕者竝許應京朝官須是太常  
博士以下不得帶省府推判官館閣職事并發運轉運  
提點刑獄差任者其幕職州縣官須經三考以上其見  
任合該移入沿邊不般家地分及川廣福建等處者候  
迴日許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  
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慶歷六年六月十八  
日詔自今制科竝隨貢舉爲定制須近臣論薦無得自  
舉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詔自今太常博士而下不充  
臺省館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任選人不限有無考



第并草澤人竝聽待制以上舉卽不得自陳內草澤人  
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不  
中選才行不如所舉者坐之出題之制景祐四年閏五  
月四日命兩制各上策問參以經義元祐七年五月十  
一日詔祕閣試制論科于九經兼經正史孟楊荀國語  
及注內出題其正義毋出又國初以宰相撰題紹聖元  
年命翰林學士林希撰題乾道七年九月命宰相業衡  
撰題是皆國朝科目沿革之制先後互考尤可見其變  
也初熙甯變更王荆公用事惡人議己欲撼成制二年

十二月九日始詔削制科恩數迄于罷舉紹聖章亨奏  
對遂有復科無補謝棕王當司馬燠等皆極疏謬之說  
是不足論而皇祐五年八月試者十八人時宰相密諭  
考官只放一人過閣惟太祝趙彥若與選及對策又黜  
之則深可爲治朝惜若嘉祐八年六月十七日詔制科  
十七人趙鹵等權罷將來科場使赴祕閣就試蓋一時  
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天聖嘉祐之詔紹興之議考之  
素行又爲取人之要云

追冊后



學海類編 卷十一  
國初追冊后始于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冊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諡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冊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焉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冊皇后官告焚黃進入內是時郭后正位中宮仁宗追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宸極乃舍冊用告下儕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捐實訂禮者要失所據矣其後溫成卒奉冊孫威敏沔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

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 后陵名樂舞

國朝陵名自昌熙下皆聯永字定于宰臣皇后皆祔葬或從姑未嘗獨製陵名上諡皆由太常樂舞製于學士如大安之樂雖定于皇祐三年七月丁巳然自開國之初建隆元年四月癸酉固已以十二安易周十二順矣惟章懷后追冊以至道三年六月十三日降制而七月二十四日直祕閣朱昂請上諡八月三日昂又上陵曰保泰舞曰永和遡考是時諸后在清祐孝明曰惠安孝



惠曰奉安孝章曰懿安懿德曰順安淑德曰嘉安章穆曰理安又皆有樂曲名獨此爲不然殆不可曉且以直祕閣而議典禮上廟諡製陵名定樂舞以后廟而特起陵名且用二字皆典故所無也

### 上后諡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昭憲皇后初諡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元德以祕閣校理舒雅章懿則命翰林學士馮元如孝惠則闕上議之官溫成則有賜諡之詔它皆以判

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享仍如受成于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苑以爲常制章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尙書張齊賢等覆諡又不同云

### 告諡祖廟

受后諡于祖廟自國初已有此議已而莫之能行昭憲之諡建隆二年七月八日太常禮院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諡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百官諡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取受成于祖宗之義也周宣懿皇后



謚號卽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謚冊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座前詔從周制是初有請而未從也孝明之謚乾德二年正月七日太常禮院言按唐會要元和十一年順宗皇后王氏崩謚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謚議公卿集定欲告天地宗廟禮官奏議曰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謚謚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于祖宗故皇后謚成于廟請準禮集百官連

書謚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謚于兩儀殿今孝明皇后上謚望如舊禮詔令尙書省集官議定以聞是又惟從其集議而已迨于神宗追孝仁祖爲天下得人之德慈聖光獻凡禮皆異于前于是用翰林學士章享之議始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尙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謚之禮遂詔作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讀于慶壽殿時元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以後又有母后中闈之別蓋有唐已定之制有司屢請迄六世而後克從以是知議禮聚訟



豈不難哉

愧郊錄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郊錄卷第十二

文武服帶之制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國朝服帶之制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親王勳舊佩金魚  
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乘  
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  
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帶  
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寶餅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  
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菱鳳子寶



相花金塗束帶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菱犀帶有二種以牯犛爲別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章之辨盡于此矣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卽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及權使公事同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

龍圖天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

士御史中丞

兼守竝同

賜金御仙花二十兩帶知制誥賜

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

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

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

十兩束帶節度觀察畱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

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延福宮

使至昭宣使充至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

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



省引進閣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諸司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一十五兩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

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鞵犀帶吏不佩魚迄于中興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閣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鞵排方黑犀帶仍佩魚于是其制始定然攷之初制亦頗有不盡同者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



制度其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合僭服定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詔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也慶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欲望正謝日準例特賜詔如耆例于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閣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熙甯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祿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更其制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閣門稱不合繫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條鐵圍山叢談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于是獨以一賜



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之後隨入熙陵而武穆所賜帶卽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瑯開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庫帶後厯百五十年所及敵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帶矣後事甫平太上皇歸宮闕于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客

來自立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膀出視吾蓋敵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蘇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鏤象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膀不若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種之外乘輿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紹興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



宗室外正任依舊許帶繫金帶已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依條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特許之外宗室又有通服花犀帶之文珂嘗詳攷所由參之典故亦各自有其說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勝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是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荔枝亦通用焉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賜笏頭始于慶歷而宗室之頭笏頭亦始于熙甯會要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帶通犀牯犀等帶故紫雲之帶熙陵所以寓其親厚元勳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

通服之要之五者皆有所據獨秦檜所服一事獨背典章按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御仙花而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詔臣僚曾賜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攷之檜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焉是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繫舊賜帶固出上恩而中興會要乃繫之曰宰執因降黜不帶職並同庶官後復職者恩數並合依舊以閣門誤認法意有司申明故降是命如此則元祐之詔不復行元豐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于孝宗朝而書館積舊事彙爲一



編蓋沿檜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平郭遠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內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寫奔見于劉忠肅摯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復泗州赦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軍民耆壽等眷言泗上實屏淮堧自陷邊氛多歷年所境土雖鄰于王化版圖未入于職方中夜以興曷副望霓之意當饋而嘆敢忘嘗膽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貔貅奮勵蛇豕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旌倪之眾久罹塗炭之菑淫刑動極于參夷重賦殆逾于箕斂可無恩霈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劫謀故鬪已殺依法其餘襍犯死罪以下竝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稅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戶竝特與賑給一



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爲日下修蓋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齎到付身竝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差遣若人材卓異堪委任使卽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竝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

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蹟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內忠臣義士竝與表式墳墓於戲天地之德曰生肆亟覃于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于華風尚肩忠義之誠庸迓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玆謹按祖宗朝每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如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之制是也降德音徧減天下死刑釋餘罪如建隆元年



六月二十三日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于其境罪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復泉州之制是也降德音于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賊外雜死罪流餘遞減等釋徒罪如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制是也降大赦于天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雲之制是也雖降曲赦于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賊外鬪殺情輕減等餘並釋之如崇甯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荆湖南北路徭賊之制是也紹興復海州降赦用乾德之例隆興平廣西德音同皇祐之法或釋徒或釋杖無大異 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逆曦底亦用曲赦惟此年之制不以赦不以德音首尾如赦文而惟用都省劄子後仍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已下並放古今無此式也

宮禁進見

漢時宮禁與外閒無大別異樊噲排闥而入呂后跪謝周昌袁盎卻謹夫人之坐皆以爲常至唐亦然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見於杜甫之詩韓偓



金鑾密記亦得見趙夫人之屬蓋習見如此 國朝家  
法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宮禁者 刊嘗攷王  
偁東都事略曹偁傳曰神宗一日敕中使偁見於便殿  
與同至慶壽宮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  
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  
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神宗親捧觴慈聖  
自酌酒以授偁偁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  
罷以御前紅燭送歸偁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  
所之而遲留至此耶偁曰吾到天上來耳慈聖崩旣免

喪偁請郡神宗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  
非待遇有不至乎神宗嘗謂人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  
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人臣也是時蓋慶壽享天下養  
神宗先意承志極其順事而後有此自 崇觀以後頗  
不然雖曰親親要非故事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今世進書如敕局史館每一修進必載表文於卷帙之  
首士夫家有著述進御亦如之 珂嘗攷其制蓋自元魏  
時已有此比按高峻小史崔鴻傳曰鴻弱冠便有著述



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于幾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于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尙矣

###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給



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詔乘廢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于金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而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五字首爲竅實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

伏誅罷樞密院券別製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鈹二飛鳳下鈹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攷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畱守及諸州若行軍所竝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及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畱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



卜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畱守符竝進內若車駕巡幸畱右符付畱守人歷攷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條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

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于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于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



巫之謬刊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愧郊錄卷第十三

指南記里鼓車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國朝大駕之制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句欄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十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孔雀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句欄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鐺一轅鳳首駕四馬駕



十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繡對鵝珂按二車指南則始於天聖五年十一月壬寅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創意始上其制其車用獨轆車箱外籠上有重高祖廟諱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腳輪二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腳立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相去三寸轆端橫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隻徑四

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戴木仙人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轆右旋附右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帀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轆左旋附左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帀觸中心大平輪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西轉亦如之是時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盧道隆亦上記里鼓之制車亦獨轆雙輪箱上爲兩增



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腳輪一周而在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隻附于左脚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閒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閒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閒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

十齒閒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閒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鐺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鑠大牙相制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祐陵稽古大觀元年内侍吳德隆又獻二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



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王設關捩臥輪  
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  
十二齒閒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  
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  
四寸出齒百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  
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  
出齒十七齒閒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  
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閒相去  
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

三寸出齒三十三齒閒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  
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一寸一分左  
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  
十二齒閒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轆各小輪一無  
齒繫竹簾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轆小軸觸落  
右輪若左轉使左轆小輪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  
車成託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  
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  
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閒相去三



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閒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閒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閒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揆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其年宗祀始用之然則又與燕肅盧道隆之法不同仁宗實錄載肅之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

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駟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蜀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沖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風焉岳垂成而爲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闕于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法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中興以來未皇



禮文猶在弗議重可惜已肅表不詳沖之之所用攷之南史宋武平關中蓋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于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里客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內外泮然不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似復稍精銅機以圖恐但可施之平陸黃序勑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締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計在市之樸斲規矩者雖居楔之技無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閒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入役也苟簡鈍拙務闕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務夸其工料使人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爲之官作可嘗疑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阜都邑當未必如此及攷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于是始有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之義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



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于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耳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顧直優厚無刊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滕口以蔓引推托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己之廉持論之厚又于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爲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黃以薦時

思焉珂簿政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官入班定緇黃鐘聲螺鈸如法僧職宣疏齋僧道各二十五員以爲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廿一日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八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人齋文德皇氏長孫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恩溫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元宗四月五



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昊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眞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總持寺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眞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幾止二十之一祖宗

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嘏之辭頌臺每付之常程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居等語要于宗廟非所宜言亦鄰于俚云

###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尙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勅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勅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院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準勅故牒珂謹



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甯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于詳且複蓋于此有稽焉

###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儲議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

及此今宸章藏于家可攷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于七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珂所上籲天辨誣一書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勲舊握兵在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媚忌珂謂不然謹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依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



勝犬馬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翔亦嘗曰魏證以直言政太宗堯舜上真忠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李叔度慙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爲驃騎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並爲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皆正握兵云

遂國記誤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元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珂按國朝會要景祐四年二月七日洪州別駕王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



叙用蒙正女劉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內兒女見與皇族  
爲婚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者固  
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父婢前任受楊澄吉金  
故入溫嗣良流罪作福之柄容有所未減也當時司理  
劉渙簿郭照爲從各勒停衝替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  
是哉景祐在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內之旨蒙正  
官止別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恐或有誤國史富文忠  
弼傳初無此一節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  
誌又不書惟李文簡燾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據

又不得其時攷明清所刻李賢良垢帖嘗欲明清注龍  
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  
月久復封邑先故而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昭陵  
之聖德

### 武定軍

嘉定戊辰詔改雄準軍爲武定珂按此名有二不可五  
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爲武定軍是嘗爲複  
名不可一也真宗廟諡武定僞蜀嘗以洋州爲武定軍  
節度景祐四年四月詔以犯廟諡改爲武康軍矣不可



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 金版

今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字珂按典故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睿言討論位版之制退攷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

之數不見于書恭攷禮文傳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皐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又按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配合則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按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  
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夏祀則宜與  
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詔從之攸之議  
固無取然觀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諏律必有所  
折衷而後可也

###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祿祠以宰執充樞密院官亦輪  
攝事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充否則以正任蓋中  
興以來定制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四

月乙丑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勅孟夏薦饗太廟已  
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詔以后廟  
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密院則不與祭以宗廟則差外  
姓官皆與今日異而不復攷所以然何也

### 冷端甲

楊文監簡在戎監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子謂甲不  
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於朝乞下軍器  
所製造時顯忠之子師尹爲知閣門事實領是官力辨  
其不然文移互往復其實工人憚勞費耳時雖知其強



而無以折之。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十二日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輒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言中國之伎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

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則此甲在祖宗朝已有之時珂以憂去國恨不以所聞佐其說故迄今猶不能革其制焉



愧郊錄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愧鄰錄卷第十四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九閣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隻出前代帝王之右眞皇繼  
統首闢龍岡閣以嚴茲藏此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  
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  
殿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內侍  
三人掌之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  
軸冊又有御書統扇數十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



學海類編 卷十四  
百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  
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五  
百六十一卷圖書總七百三軸卷冊瑞總閣奇瑞二十  
三瑞木十六眾瑞百一十三襍寶百九十五觀其初制  
既列經史又儲奇物亦非端以奉奎畫然犧河觀瑞圖  
書爲首命名之意概可理推矣閣初建既無歲月咸平  
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  
畫閣之名始見于國史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  
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

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  
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繼英備見其事命已  
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所藏外又于後苑及龍圖閣並  
畱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  
務之暇惟以觀書爲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詔建名如  
今日也景德元年十月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爲都  
官郎中太常丞祕閣校理戚綸右正言竝依舊充職充  
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  
制杜鎬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



學海類編 卷十四  
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詔之下竝赴內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爲本閣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金紫令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又其次置學士末乃置直閣未嘗竝建官稱如今日也天禧四年眞皇尙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天章閣五年三月戊戌天閣章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

閣三司京府官觀御書御集于閣下遂置于羣玉殿是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要錄二十四卷又取至通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歲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歷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爲聖政記凡一百五十卷竝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中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于閣竊意神筆聖文在當時旣富籤帙臣下歸美誼應必嚴昭回之光不厭輝映故隨時建閣旣無文謨竝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所以眞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仁宗寶文閣舊名壽



昌亦自慶歷初已新厥號雖未卽正名而崇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竣因山之後方與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一朝故事如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藏眞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蕊珠殿次北顯謨閣位置雖不見于書而元符元年二月十八日知樞密院事曾布言恭惟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出于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

又權發遣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况自陛下紹隆丕烈通明先志而寶字未新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建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以聞攷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崇甯三年六月一日詔熙甯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既設繪事尤足以章邃宇之高明徽猷設層宇在大觀閣閒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虛名詔書亦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書必有閣閣



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祖宗之舊備一代典禮  
如今日也還攷天聖八年十月特詔置天章閣待制是  
先已有閣因設官而下詔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詔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是先  
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哲宗  
皇帝御書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治平  
之建寶文置官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  
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于學  
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

直閣惟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徽宗皇帝御書建閣  
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于一時詔書著于令此正竝建  
官稱之始寶文以前皆先建閣後藏書神宗因山于元  
豐之八年歷十有三年至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而顯  
謨之閣始建哲宗因山于元符三年歷八年至大觀二  
年二月十三日而徽猷閣始建徽宗計報于紹興七年  
歷三年至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始建惟高  
宗以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上仙而是年十一月九日  
卽詔建煥章閣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祖



皇清類編 卷之六  
宗建閣皆有所可攷而見惟建炎中興稽古未皇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存者名耳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九月乙亥禮部狀準勅令討論天章閣制度尋將國朝會要檢照得卽不該載外緣目今天章閣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閣一所將諸閣御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旨揮下日從本部關報都大主管所修內司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本閣內隨宜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朝廷旨揮有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內司同共修蓋蓋是時已有龍

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卽一所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然則是四者要非祖宗初制隨時損益至于今而大備然當萬壽時不得崇奉奎章且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末詳而本未舉名繁而實不稱亦沿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有侍講一官景祐四年三月甲戌詔初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竝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本官上以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既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其在待制  
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珂考之則不然按會要慶歷四  
年三月以尙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  
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  
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皇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景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  
官之上內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竝與  
帶職官同臣時與盧士宗竝充天章閣侍講日臣以兼  
直龍圖閣卽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士宗唯赴講筵

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及非時宣召頒賜竝不霑  
預只同不帶職人例此蓋有司從初失于申明恐非朝  
廷優待經術之意乞自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帶館  
閣職名者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祕閣供職宿直所冀設  
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閣侍講竝依館閣臣僚例宣  
詔頒賜祖宗之意惟其以尊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惟  
繫之于閣之次叙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各  
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意  
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諸閣御書見于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之詔珂固記之矣今行宮大內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于是閒日歷又載紹興十九年正月壬子從義郎趙子欽投進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訖詔令戶部賜絹三十四匹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詔所以專降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有所重輕矣及考典故慶歷三年九月三日召輔臣天章閣朝

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熙甯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司帳案所言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詔送天章閣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莫宗藩印轉官六件文字詔送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詔延安郡王開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崇甯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遷哲宗神御于景靈西宮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兆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詔天章閣崇奉祖宗神御諸色人並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祖宗而天章閣正居其



次太宗御筆當藏龍圖英皇告勅當附寶文凡皆置之  
于是閣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縱復爲原廟  
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  
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一  
閣而特藏焉殆皆不容俄測豈勅建有後先制度有崇  
卑特取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楹之多者而卽安不復計  
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龍圖自慶歷  
之義官制皆在焉高宗在東都以諸皇日侍九重故應  
常見此制一時旨揮如諸色人既不許抽差亦必備官

設衛非它閣比扈蹕而南隨寓奉安固卽其已然之舊  
而因之非有它也珂叨與班綴時閒自和甯門入赴外  
朝則過其下金榜焜燿嘗獲瞻敬每欲以慶歷而來聖  
意之所特屬于是閣者請益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  
如日紹歷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進呈禮部  
太常寺猶檢會國朝會要眞宗皇帝御集于天禧五年  
三月戊戌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今來實錄編次  
徽宗皇帝御集欲乞于天章閣安奉候旨揮下日關牒  
都大主管所前期于本閣內排辦安設施行上日可權



學海類編  
安奉于天章閣候修閣畢日奏告行禮蓋又不知天章本真皇閣名安奉正得其所若徽宗自有閣名要不可以此爲比也

###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巋然存而乃獨無爲學士等官者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襍志曰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詔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

官令稍新卽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珂嘗攷章誼雖不曾居是官見于行狀所載然炎興以前是官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考後來所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說珂因及讀中興會要而後知事始于秦堪乳臭小子輕紊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百餘年之典章深可太息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佑神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



于稱呼安便詔改直龍圖閣且列所以尊祖宗揆之以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卽而稱其名已非朝廷之制使如堪說則龍圖固堪之所安耶時檜方尸位耄昏百僚畏威廷中要豈無知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累朝官制名公鉅儒累爲之不疑者而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嘆也嘉泰甲子黃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以臺劾降兩職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爲寶文蓋爲職三等矣是又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輔資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哀集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于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適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 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蓋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



所建固無詔書可攷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  
詔有曰真宗皇帝輝赫景炎丕隆寶高宗廟諱凡資禮樂之  
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  
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  
命近列論次遺文鈿局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遂  
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詔  
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  
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  
庶事四方其訓魏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

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已章大觀二年二月  
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  
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  
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利神考之  
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甯元豐之所行相爲始  
終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  
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一閣淳熙十五年十一  
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  
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



文光舜德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  
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命之承蔽之一言皆可  
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  
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  
漫抄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秦  
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考  
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濫竽者珂  
嘗考典故亦有其制元祐六年八月癸巳詔直省官宰  
臣廳八人執政廳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夷考是  
時百度修飭示儉一意端自朝廷一傳而崇觀何翅倍  
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在上者亦憐而不之  
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 藩邸旌節

光宗卽位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東宮旌節一  
副降付天章閣安奉今上卽位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



天章等閣狀將來安奉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  
司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面  
一面上題寫太上皇帝藩邸旌節一面上題寫今上皇  
帝藩邸旌節所有牌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  
赴閣計會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從之此蓋  
襲用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亦于此有考焉

愧郟錄卷第十四



愧郊錄卷第十五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基而後至于贈典亦不輕用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曾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衛燕齊國夫人當時雖欲行冊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



至于景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詔贈蘊太傅  
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三國而已惟皇  
舅贈太保甯國軍節度使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  
令審進始贈京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  
中書令又加贈審進爲尙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瓊一  
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序 非杜氏恩數止

于此耳元德皇后配食熙陵是生眞祖其父乾州防禦  
使李英母王氏雖奉冊之後亦未攷卹制逮大中祥符  
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詔贈英爲檢校太尉安德軍節

度使追封常山郡王氏爲魏國太夫人蓋以帝母之貴  
非常制也然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正位中宮初贈  
三代則自孝明而下皆無聞惟章獻明肅肇建坤儀早  
隆上眷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十一日詔贈曾祖劉維嶽  
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郎通永興  
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母元氏許國母  
龐氏徐國竝太夫人此蓋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  
制通之已有贈官蓋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循常封贈



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仁宗嗣位章獻臨朝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詔維嶽移鎮甯節加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龐改封陳衛鄆三國章惠以保毓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楊瑫爲安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蓋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尙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尙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龐又改封楚韓魏三國而

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于此夷考其時仁宗以母事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宗廟改通判爲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尙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元龐爲安齊晉三國是徹國爲公之始也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龐爲魯



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于國公祖妣止于國夫人郭后爲仁宗嫡后受冊之初正盃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崇爲尙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軍守璘爲甯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于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嫡后受冊之典故也章懿爲仁宗之母追冊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索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懋己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

泰甯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德爲尙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于景祐三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母后追冊之典故也惟慈聖光獻以元勳之門來嬪帝室景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尙書令冀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尙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妣張韓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溫成席寵父堯封



學海類編 卷五  
欲開王封仁宗頹慰公議至和元年六月十三日追封  
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後父贈王  
爵之始也而亦止于郡神宗篤慶壽擁佑之恩治平四  
年初紹大統二月十三日亟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  
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  
此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慶壽在御既久歲時馳恩加  
荒大國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太平景德勲  
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相伯仲神宗不得獨異熙甯  
元年初封瓊爲大甯羣王而祖繼勲父遵甫仍未得封

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崇王馴至十年十二月  
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勲封許遵甫封衛  
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時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  
簡敏中之家覩大作合三公皆國朝元勲名相事體略  
同而是年同日敕詔曾祖敏中增秦國公祖傳亮兼尙  
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間郡王猶循用至和故事不敢少  
越哲宗襲尊號宣仁垂簾欽聖遂視寶慈舊比敏中王  
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而  
得王正以勲德比曹高非以它也元祐四年敏中遂王



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封王雖歷崇觀政宣之世封爵稍過差而昭慈聖獻昭懷顯恭顯肅諸后家皆無此制建炎中興憲節從狩漢北高宗以元妃之重已正椒塗紹興元年后母熊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冊當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朕于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于韋氏矣今祈請不已于是詔特贈后父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攷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

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皇太后曾祖郊社齋郎贈太師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曾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宋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叙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躡等秦檜當國掩建炎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



日初詔封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  
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土至二十七日  
遂詔封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  
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族  
以初受冊恩不竣褒贈極品三代卽正王爵至是始見  
之憲節追褒蓋示肇端檜之意可考矣成穆在孝宗朝  
追冊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  
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直卿同贈東宮保傅成

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  
令吉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少見  
于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詔者  
亦不皆得王封也成肅以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  
而十一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祖  
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甯爲惠王卽用紹興近  
制紹熙慈懿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冊贈典止于循進逾  
年乃王然亦徧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益大甯郡王吳  
益于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皇太后曾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之誠特追封秦王曾祖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而亦以爲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高宗朝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皇后曾祖

母祖母母竝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封吳王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與今追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典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記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



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

見翰林學士而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狀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缺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迺命相矣太上自卽位以來允深考孝宗廟諱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



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于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 國初宮禁節料錢

內藏有取會之禁宮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今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雜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可嘗讀蔡條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錄條之言

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末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雜劇錢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姘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卽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卽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條謂其弟肇尙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音六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凡九德音十四眞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



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兩上聖  
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仁  
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拾享母  
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英宗在位  
四年大赦一郊及冊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神宗在位  
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殿成年穀屢豐冊  
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德音十七哲宗在位十五年  
大赦一郊及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徽  
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寶圭定鼎謁原

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  
十四德音二十七欽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  
德音一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  
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母后不豫梓宮未歸之赦十九常  
赦四德音十七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  
皇太子慶壽之赦十四德音二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  
郊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略計建隆庚申以及紹熙甲  
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有一赦實肇于趙韓王  
普其仁如天之對其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值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庫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熙甯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眾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

爲膏肓之疾又熙甯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會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白錢有千畝錢卽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甯止百餘年熙甯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徒如此今蘇湖閒上田每歲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上色可收穀四



石卻可得主租二石春而爲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嘆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嘅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右僕射趙鼎罷爲忠武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忠武乃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珂按南渡以後除節鎮犯潛邸名者不可縷數近世李儀同

孝友建奏甯節亦同高宗舊鎮蓋失于辭于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于令初無官曹官稱之別珂按唐書賈會傳父名言忠睿宗時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然則中書者曹司也舍人者官稱也又有差別輕重唐人最重諱而所言乃如此與今制尤不同云



愧郊錄卷第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